



新刻
頭書

書經集註

五

□ 12
3114
5



門 012
號 3114
卷 5

△旁通史記索隱云杜預曰三塗山名太行轅轅嶺也。在陸渾縣南。嶽蓋河北太行山。鄙都鄙謂近嶽之邑。愚謂顧詹有河謂即視河水。在後也。與詹雅伊毋遠。天室。愚謂伊與越同。及也。及視雅伊。一水之傍。若天室之所在。宜為王者之都。毋捨此而遠去也。入室。謂天府也。

藏書

書經卷之五

蔡沉集傳

○左傳桓公二年有之

召誥

左傳曰。武王克商。遷九鼎于洛邑。史記載。武王言。我南望三塗。

○音釋云。三塗。左傳註。三塗山。名在河南府陸渾縣南。輿地廣記云。今河南府伊闕縣嶽鄙。史記索隱云。嶽。謂河北太行。鄙。謂都鄙。近嶽之地。詹。與詹同。粵音。越復音。覆。誠音。咸其為。去聲。

北望嶽鄙。顧詹有河。粵詹。洛伊毋遠。天室營周。居于洛邑。而後去。則宅洛者。武王之志。周公成王成之。召公實先經理之。洛邑既成。成王始政。召公因周公之歸。作書致告。達之於王。其書拳拳。於歷年之久。近及復乎。夏商之廢興。究其歸。則以誠小民為祈。天命之本。以疾敬德為誠小民之本。一篇之中。屢致意焉。古之太臣。其為國家長遠慮。蓋如此。以召公之書。因以召誥名篇。今文古文皆有。

史記敘說惟二月十二日後第廟示不登書

△旁通林氏曰漢志曰周公攝政七年二月乙亥朔庚寅既望故二十一日為乙未

及使大保召公先周公行視洛邑所居三邑召公自豐起行初未惟三月初三日丙午至初

△旁通漢志曰三月甲辰朔三日丙午愚按一月小盡故二月得甲辰朔五日得戊申

○音釋云越若來古語辭按堯典篇傳引此越若來三月為句而此乃異釋何也朱子語錄載劉謙議云越若發語辭來三月猶言明三月也又漢律歷志引書武成篇云越若來三月既死霸雖云偽書然亦可見古人文法句讀皆如此劉說尤為有證不當復釋為迨邇而來也迨邇上移爾反下力紙及行也度定各反朝馳邇反

△旁通周書作維云周公將致政乃作太邑成周于中城方千七百二十丈郭十七里南繫于洛水北因于郊山以為天下濶乃設在兆于南郊以祀上帝配后稷愚按以六尺為步筭之則九里之城計方一千六百二十丈濶書云七百者古本字訛耳

史記記說召公行宮洛邑擇日與工初三月庚寅成周乃以邑居在洛水之南故成周與建都邑之位于洛水之南甲寅則成

召公既以中宮位洛內及明至于洛水則偏觀新邑之宮

△音釋云郊祭天地泰近言篇傳云郊祭天社祭地下文社于新邑是祭地則此但是祭天也孔傳云郊以后稷配故二牛孔疏

惟二月既望越六日乙未王朝步自周則至于豐

二月相望謂之望既望十六日也乙未文武廟在焉成王至豐

以宅洛之事告廟也

惟太保先周公相宅越若來三月惟丙午

肫越三日戊申太保朝至于洛上宅厥既得

十則經營肫敷尾反戊音茂○成王在豐使召公先周公行相視洛邑越若來古語辭言召公於豐迨邇而來也肫孟康曰月出也三日明生之名戊申三月五日也卜宅者用龜卜宅都之地既得吉卜則經營規度其城郭宗廟郊社朝市之位

△越三日庚戌太保乃以庶殷攻位于洛汭越五日甲寅位成庶殷殷之衆庶也用庶殷故就役之也位成者左祖右社前朝後市之位成也

△若翼日乙卯周公朝至于洛則達觀于新邑營周公至則徧觀新邑營邑所經營之位

△越三日丁巳用牲于郊牛二越翼日戊午乃社于新邑牛一羊一豕一郊祭天地也故太牢禮也皆告以營洛之事

史記敘說惟二月十二日後第廟示不登書

云郊特牲及公羊傳皆云養牲必養二帝牛不吉以為稷牛

△見左傳昭公十一年即周敬王十年

○旁通云度高曰揣度深曰仞物相也相取土之方面也

○邢伯諸侯之長也

○音釋云士彌牟音大夫名事見左傳昭公十二年揣楚委反

度達各反仞而振反杜註度深曰仞量平聲令去聲

△越七日甲子周公乃朝用書命庶殷侯甸

男邦伯書役書也春秋傳曰士彌牟營成周方議遠邇量事期計徒庸慮材用書糗糧以

令役於諸侯亦此意王氏曰邢伯者侯甸男

服之邢伯也庶邦冢君咸在而獨命邢伯者

公以書命邢伯而邢伯以公命命諸侯也

△厥既命殷庶庶殷不作不作者言皆趨事若未易役使者然召公率以攻位而位成周公用以書命而不作殷民之難化者猶且如此則其悅以使民可知也

△太保乃以庶邦冢君出取幣乃復入錫周

△音釋云復恭又反

公曰拜手稽首旅王若公誥告庶殷越自乃

御事呂氏曰洛邑事畢周公將歸宗周召公因陳戒成王乃取諸侯贄見幣物以與

周公且言其拜手稽首所以陳王及公之意

蓋召公雖與周公言乃欲周公聯諸侯之幣與召公之誥併達之王謂洛邑已定欲誥告

殷民其根本乃自爾御事不敢指言成王謂之御事猶今稱人為執事也

△嗚呼皇天上帝改厥元子茲大國殷之命

惟王受命無疆惟休亦無疆惟恤嗚呼曷其

奈何弗敬此下皆告成王之辭託周公達之為元子矣元子不可改而天改之大國未易

△太甲下篇云惟天無親克敬惟親

△音釋云疎如還反夫蒸傳無解當音扶陸音如字王肅云匹夫也孔疏云猶言人入也

亡而天亡之。皇天上帝其命之不可恃如此。今王受命固有無窮之美。然亦有無窮之憂。於是歎息言。王曷其奈何弗敬乎。蓋深言不可以弗敬也。又按此篇專主敬言。敬則誠實無妄。視聽言動。一循乎理。好惡用捨。不違乎天。與天同德。固能受天明命也。人君保有天命。其有要於此哉。伊尹亦言皇天無親克敬。惟親敬則天與我一矣。尚何踈之有。

△天既遐終大邦殷之命。茲殷多先哲王在天。越厥後王後民。茲服厥命。厥終智藏。厥在夫知保抱攜持厥婦子。以哀籲天。徂厥亡出執。嗚呼天亦哀于四方民。其眷命用懋。王其

疾敬德。後王後民指受也。此章語多難解。大意謂天既欲遠絕大邦殷之命矣。而此殷先哲王其精爽在天。宜若可恃者。而商紂受命卒致賢智者退藏。病民者在位。民困虐政。保抱攜持其妻子。哀號呼天。往而逃亡。出見拘執。無地自容。故天亦哀民而眷命用歸於勉德者。天命不常如此。今王其可不疾敬德乎。

△相古先民有夏。天迪從子保。面稽天若。今時既墜厥命。今相有殷。天迪格保。面稽天若。今時既墜厥命。禹傳之子也。面鄉也。視古先民有夏。天固啓迪之。又從其子而保佑之。禹亦面考天心。敬順無違。宜若可為後世憑藉。

△音釋云相去聲下

者今時已墜厥命矣。今視有殷天固啓迪之。又使其格正夏命而保佑之。湯亦面考天心。敬順無違宜亦可為後世憑藉者。今時已墜厥命矣。以此知天命誠不可恃以為安也。

△今冲子嗣則無遺壽者曰其稽我古人之

德矧曰其有能稽謀自天稽考矧况也。冲之主於老成之臣。

尤易疎遠故召公言。今王以童子嗣位不可遺棄老成言其能稽古人之德是固不可遺也。况言其能稽謀自天是尤不可遺也。稽古人之德則於事有所證。稽謀自天則於理無所遺無遺壽者蓋君天下者之要務故召公特首言之。

△嗚呼有王雖小元子哉其不能誠于小民

一音釋云後句絕若魚織反

今休王不敢後用顧畏于民召公歎息言王雖幼中乃

天之元子哉。謂其年雖小其任則大也。其期乏辭也。誠和。暑險也。王其大能誠和小民為今之休美乎。小民雖至微而至為可畏。王當不敢緩於敬德。用顧畏于民之暑險也。

△王來紹上帝自服于土中曰其作大邑

其自時配皇天洛邑天地之中故謂之

厥有成命治民今休洛邑天地之中故謂之

治當自服行於土中是時洛邑告成。成王始政故召公以自服土中為言。又舉周公嘗言作此大邑自是可以對越上天可以饗祭神祇自是可以宅中圖治成命者天之成命也。

△音釋云周禮太司徒疏云周公置五表測日景中表在穎川陽城去中表千里外四方各置一表表皆長八尺九正日景必以夏至晝漏中中表之北景長一尺五

東表在日之東畫
漏中已得夕景西表
在日之西畫漏中仍
得朝時之景兩表在
日之南畫漏中表北
景只四寸北表在日
之北畫漏中表北景
一尺六寸

成王而能紹上帝服土中則庶幾天有命
治民今即休美矣。○王氏曰成王欲宅洛邑
者以天事言則日東景夕多陽日西景朝多
陰日南景短多暑日北景長多寒洛天地之
中風雨之所會陰陽之所和也以人事言則
四方朝聘貢賦道理均焉故謂之土中

△王先服殷御事比介于我有周御事節性
惟日其邁言治人當先服乎臣也王先服殷
御事以親近副貳我周之御事
使其漸染陶成相觀為善以節其驕淫之性
則日進於善而不已矣

△王敬作所不可不敬德也化臣必謹乎身
也所處所也猶所

△音釋云朱子語錄云王敬作所不可不敬德只是入無逸篇助其無逸朱子亦不
取王氏之說皆以其傷於巧也蔡氏皆從之何耶蓋蔡氏集傳之成朱子之殷才十年詳
第丁語錄未盡出蔡氏所未聞於朱子者不免引用他說非固背師訓也讀者自宜以意

詩之

其無逸之所王能以敬為所則動靜語默出
入起居無往而不居敬矣不可不
敬德者其言德之不可不敬也

△我不敢知曰有夏服天命惟有歷年我不敢

知曰不其延惟不敬厥德乃早墜厥命我不敢

知曰有殷受天命惟有歷年我不敢知曰

不其延惟不敬厥德乃早墜厥命夏商歷年
長短所不

敢知我所知者惟不敬厥德即墜其命也與

上章相若先民之意相為出入但上章主言
天眷之不足恃此則直言不敬德則墜厥命爾

△音釋云監音鑿下

△今王嗣受厥命我亦惟茲二國命嗣若功
王乃初服今王繼受天命我謂亦惟此夏商之命當嗣其有功者謂繼其能敬德而歷年者也况王乃新邑初政服行教化之始乎

△嗚呼若生子罔不在厥初生自貽哲命今
天其命哲命吉凶命歷年知今我初服言言工之初服若生子無不在於初生習為善則善矣自貽其哲命為政之道亦猶是也今天其命王以哲乎命以吉凶乎命以歷年乎皆不可知所可知者今我初服如何爾初服而敬德則亦自貽哲命而吉與歷年矣

△音釋云治平聲橫如字

△宅新邑肆惟王其疾敬德王其德之用祈

天末命宅新邑所謂初服也王其疾敬德容可緩乎王其德之用而祈天以歷年也

△其惟王勿以小民淫用非彝亦敢殄戮用

乂民若有功刑者德之反疾於敬德則當緩於用刑勿以小民過用非法之故亦敢於殄戮用治之也惟順導民則可有功民猶水也水泛濫橫流失其性矣然壅而遏之則害愈甚惟順而導之則可以成功

△其惟王位在德元小民乃惟刑用于天下

越王顯元首也居天下之上必有首天下之德王位在德元則小民皆儀刑用德

于下於王之德益以顯矣

△上下勤恤其曰我受天命不若有夏歷年

式勿替有殷歷年欲王以小民受天求命其期之辭也君臣勤勞期曰我受天命大如夏歷年用勿替有殷歷年欲兼夏殷歷年之末也召公又繼以欲王以小民受天求命蓋以小民者勤恤之實受天求命者歷年之實也蘇氏曰君臣一心以勤恤民庶幾王受命歷年如夏商且以民心為天命也

△拜手稽首曰予小臣敢以王之讎民百君子越友民保受王威命明德王末有成命王

△音釋云奉如字又音梅供音奉

亦顯我非敢勤惟恭奉幣用供王能祈天求

命讎民殷之頑民與三監叛者百君子殷之御事庶士也友民周之友順民也保者保而不失受者受而無拒威命明德者德威德明也未終也召公於篇終致敬言予小臣敢以殷周臣民保受王威命明德言終有天之成命以顯于後世我非敢以此為勤惟恭奉幣帛用供王能祈天求命而已蓋奉幣之禮臣職之所當恭而祈天之實則在王之所自盡也又按恭奉幣意即上文取幣以錫周公而旅王者蓋當時成王將舉新邑之祀故召公奉以助祭云

洛誥 洛邑既定周公遣使告上史氏錄之以為洛誥又允記其君臣

△音釋云使去聲下
同井去聲治平聲後
凡言治洛做此見形
旬反

中書行曰此洛邑既成周公授使若
後王之詩曰後者作洛之事成王命

△旁通云逆復出周禮已見龍作納三下
○葉氏曰加孟子有復于王之復

○音釋云復逆復留奏事逆謂受下奏報去聲

○旁通古註云周公
言我復還明君之政
于子新安陳氏曰王
莽廢漢孺子嬰為安
定公執其手流涕曰
昔周公攝位終得復
于明辟今予獨迫皇
天威命不得如意蓋
因孔氏釋經之誤莽
遂償此以文其姦也

書經卷五

答問及成王命周公留治洛之事
古文文皆有○按周公拜手稽首以
下周公授使者告上之辭也王拜手
稽首以下成王授使者復公之辭也
王肇稱殷禮以下周公教成王宅洛
之事也公明保予冲予以下成王命
公留後治洛之事也王命予來以下
周公許成王留洛君臣各盡其責難
之辭也俘來以下成王錫命甚殷命
寧之事也戊辰以下史又記其祭祀
冊誥等事及周公居洛歲月久近以
附之以見周公作洛之始終而成王
舉祀發政之後即歸
于周而未嘗都洛也

周公拜手稽首曰朕復子明辟此下周公授
使者告上之

辭也拜手稽首者史記周公遣使之禮也復
如逆復之復成王命周公往營成周周公得
復命于王也謂成王為子者親之也謂成
王為明辟者尊之也周公相成王尊則君親
則兄之子也明辟者明君之謂先儒謂成王
幼周公代王為辟至是又政成上故曰復子
明辟夫有失然後有復武王崩成王立未嘗
一日不居君位何復之有哉蔡仲之命言周
公位冢宰正百工則周公以冢宰總百工而
已豈不彰彰明甚矣乎王莽居攝幾傾漢鼎
皆儒者有以啓之是不可以不辨○蘇氏曰
此上有脫簡在康誥自惟三月哉生魄至洪
大誥治四
十八一字

△王如弗敢及天基命定命予乃胤保大柏

書經卷五

東土其基作民明辟

凡有造基之而後成成始也定命所以成終也言成王幼冲退託如不敢及知天之基命定命予乃繼大保而往大相洛邑其庶幾為王始作民明辟之地也洛邑在鎬京東故曰東土

△予惟乙卯朝至于洛師我卜河朔黎水我

乃卜澗水東灑水西惟洛食我又卜灑水東

亦惟洛食伊來以圖及獻灑音屢伊補耕

誥之乙卯也洛師猶言京師也河朔黎水河北黎水交流之內也澗水東灑水西王城也朝會之地灑水東下都也處商民之地王城在澗灑之間下都在灑水之外其地皆近洛

△旁通云京大也師

象也
○尚禮大卜云凡卜
筮君占體大夫占色
史占墨卜人占辨墨兆廣也墨有大小

水故兩云惟洛食也食者史先定墨而灼龜之兆正食其墨也伊使也圖洛之地圖也獻下獻其卜之兆辭也

△王拜手稽首曰公不敢不敬天之休來相

宅其作周匹休公既定宅伊來來視予卜休

恒吉我二人共貞公其以予萬億年敬天之

休拜手稽首誨言此王授使者復公之辭也

周公而重其禮也匹配也公不敢不敬天之休命來相宅為周匹休之地言上洛以配周吉者一人成王周公也貞猶當也十萬曰

申書行曰成王既聞周公復命之辭遂遣使報成王曰公拜手稽首曰公念天休至重不敢不敬遂來相宅洛邑也天休之休與示通下不視同恒胡登反

△音釋云稱平聲

○音釋云五年再殷祭見公羊傳文公二十三年何註云殷盛也謂格胞翟上蒲艾反與胞者肉吏之賤者也翟者樂吏之賤者也

德言周公宅洛規模宏遠以我萬億年敬天休命或又拜手稽首以謝周公告上之誨言
△周公曰王肇稱殷禮祀于新邑咸秩無文
此下周公告成王宅洛之事也殷盛也與五年再殷祭之殷同秩序也無文祀典不載也言王始舉盛禮祀于洛邑皆序其所當祭者雖祀典不載而義當祀者亦序而祭之也呂氏曰定都之初肇舉盛禮大饗群祀雖祀典不載者咸秩序而祭之有告焉有報焉有祈焉始建新都昭假上下告成事也兩陽時若大役以成報神賜也自今以始求奠中土祀鴻休也後世不知祭祀之義鬼神之德觀周公首以祀于新邑為言若關於事情者抑不知人上臨鎮新都之始齊後一心對越天地達此精明之德放諸四海無所不準而助祭

○禮記祭統云夫祭者界焯胞翟闇者惠之道也註焯者甲吏之賤者也胞者肉吏之賤者也翟者樂吏之賤者也闇者守門之賤者也

○周易云觀盥而不薦有孚顒若程傳云盥謂祭祀之始盥手酌鬱鬯於地未神之時薦謂獻腥獻孰之時居一者正其表儀如始盥之初勿使神意如既薦之後則天下之人莫不盡其乎誠願然瞻仰之矣顒仰望也

諸侯下逮胞翟之賤亦皆有孚顒若收其放而合其離蓋格君心萃天下之道莫要於此首周公以為首務也

△予齊百工俘從王于周予惟曰庶有事
言予整齊百官使從成王于周謂將適洛時也庶謂之曰庶幾其有所事乎公但微示其意以待成王自教詔之也

△今王即命曰記功宗以功作元祀惟命曰汝受命篤弼
功宗功之尊顯者祭法曰聖王以死勤事則祀之以勞定國則祀之能禦大災則祀之能捍大患則祀之蓋以臣皆祭於大丞而勳勞之最尊顯者則為之冠故謂之元祀周公教成王即命曰記功之尊顯者以

△音釋云載作代反

功作元祀矣。又惟命之曰。汝功臣受此褒賞之命。當益厚輔王室。蓋作元祀。既以慰各功臣。而又勉其左右。王室益圖久大之業也。
△不視功載。乃汝其悉自教。工不。大視。示也。功載者。記功之載籍也。大視功載。而無不公。則百工效之。亦皆公也。大視功載。而或出於私。則百工效之。亦皆私也。其公其私。悉自汝教之。所謂乃汝其悉自教。工也。上章告以褒賞。功臣。故戒其大視功載者如此。

△孺子其朋。孺子其朋。其往無若火。始談談。厥攸灼敘弗其絕。孺子。稚子也。朋比也。上。文。行。賞。孺子。其。可。少。徇。比。黨。之。私。乎。孺子。其。少。徇。比。黨。之。私。則。自。是。而。往。存。若。火。然。始。雖。談

△音釋云爍式約反。焚如。及。燒也。

談尚微。而其灼爍。將次第延。藝不可得。而撲滅矣。言論功行賞。徇私之害。其初甚微。其終至於不可遏絕。所以嚴其辭。而禁之於未然也。

△厥若彝及撫事。如予。惟以在周。工往新邑。俘嚮。即有僚。明作有功。惇大成裕。汝末有辭。

△音釋云觀音向

其順常道。及撫國事。常如我為政之時。惟用見在周官。勿參以私人。往新邑。使百工知上意。嚮各就有僚。明白奮揚。而赴功。惇厚博大。以裕俗。則王之休聞。亦末有辭于後世矣。
△公曰。已。汝惟冲子。惟終。周之土業。文武始此。上詳於記功。教工內治之事。此下。則統御諸侯。教養萬民之道也。

△音釋云治平聲

△汝其敬識百辟享亦識其有不享享多儀
 儀不及物惟曰不享惟不役志子享凡民惟
 曰不享惟事其爽侮此御諸侯之道也百辟
 物幣也諸侯享上有誠有偽惟人君克敬
 能識之識其誠於享者亦識其不誠於享者
 享不在幣而在於禮幣有餘而禮不足亦所
 謂不享也諸侯惟不用志於享則國人化之
 亦皆謂上不必享矣舉國無享上之誠則政
 事安得不至於差爽僭侮廢王度而為叛亂
 哉人君可不以敬存心辨之於早察之於微乎

△乃惟孺子頒朕不暇聽朕教汝于棊民彝

汝乃是不獲乃時惟不末哉篤敘乃正父罔

不若予不敢廢乃命汝往敬哉茲予其明農

哉彼裕我民無遠用戾農謨即反此教養

暇未詳或曰成王當頒布我汲汲不暇者聽
 我教汝所以輔民常性之道汝於是而不勉
 焉則民彝泯亂而非所以長久之道矣正父
 武王也猶今稱先正云者篤者篤厚而不忘
 敘者先後之不紊言篤敘武王之道無不如
 我則人不敢廢汝之命矣呂氏曰武王沒周
 公如武王故天下不廢周公之命周公去成
 王如周公則天下不廢成王之命辰也王
 往洛邑其敬之哉我其退休田野惟明農事
 蓋公有歸老之志矣彼謂洛邑也王於洛邑

和裕其民則民將無遠而至焉

△音釋云稱平擊下

△王若曰公明保予冲子公稱不顯德以予小子揚文武烈奉答天命和恒四方民居師

此下成王答周公及留公也大抵與上章參錯相應明顯明之也保保佑之也稱舉也積者使不乖也恒者使可久也居師者宅其衆也言周公明保成王舉大明德使其上之不忝於文武仰不愧天俯不怍人也

○孟子盡心上篇云仰不愧於天俯不忤於人云

△惇宗將禮補秩元祀咸秩無文宗功宗之宗禮同

將大也

△惟公德明光于上下勤施于四方旁作穆

穆穆穆不迷文武勤教予冲子夙夜志祀無

方所也。因上下四方為言。穆穆和敬也。迂迎也。言周公之德昭著于上下。勤施于四方。旁作穆穆以迎治平。不迷失文武所勤之教於天下。公之德教加於時者如此。予冲子夫何為哉。惟早夜以謹祭祀而已。蓋成王知周公之志。故示其所以留之之意也。

△王曰公功斐迪篤聞不若時言周公之功

我者厚矣。當常如我。是未可以言去也。

△王曰公子小子其退即辟于周命公後此

△音釋云治去聲夫音扶

△音釋云為去聲

成王留周公治洛也。成王言我退即居于周命，公留後治洛，蓋洛邑之作，周公本欲成王遷都，以宅天下之中，而成王之意，則未欲捨鎬京而廢祖宗之舊，故於洛邑舉祀發政之後，即欲歸居于周，而留周公治洛，謂之後者先，成王之辭，猶後世留守留後之義。先儒謂封伯禽以為魯，後者非是。攻之費誓，東郊不開，乃在周公東征之時，則伯禽就國，蓋已久矣。下文惟告周公其後，其字之義益可見，其為周公不為伯禽也。

△四方迪亂未定于宗禮亦未克救公功禮宗

即功宗之禮也。亂治也。四方開治，公之功也。未定功宗之禮，故未能救公功也。救功者安定其功之謂，即下文命寧者也。

△音釋云治去聲

△旁通云朱子曰四輔，猶四隣，漢三輔，京兆馮翊扶風，三郡也。案王制曰設四輔及三公，四輔左輔右輔前輔後輔也。蔡不據此者，以成周未嘗設四輔，官時公且任太師在，三公列不闕為四輔，故止引漢三輔為比。周家非有三郡特以王城鎬京相為鄰輔，如朱子四鄰之義耳。

△迪將其後監我士師工誕保文武受民亂

為四輔，將大也。周公居洛，啓大其後，使我士師工有所監視，大保文武所受於天

之民而治為宗周之四輔也。漢三輔蓋本諸此。今按先言啓大其後，而繼以亂為四輔，則命周公留後於洛明矣。

△王曰公定予往已公功肅將祗歡公無困

哉我惟無斁其康事公勿替刑四方其世享

斁音亦。定爾雅曰止也。成王欲周公止洛而自歸，往宗周言周公之功，人皆肅而將之，飲而悅之，宜鎮撫洛邑，以慰憚人心。毋去，以困我也。我惟無厭其安民之事，公勿替刑，以監我士師工者，四方得以世世享公之德。

△音釋云公無與毋通斁音亦

也吳氏曰前漢書兩引公無困哉皆以哉作我當以我為

△周公拜手稽首曰王命予來承保乃文祖

受命民越乃光烈考武王弘朕恭此下周公

等事也來者來洛邑也承保乃文祖受命民及光烈考武王者答誕保文武受民之言也

責難於君謂之恭弘朕恭者大其責難之義也

△孺子來相宅其大悖典殷獻民亂為四方

新辟作周恭先曰其自時中又萬邦咸休惟

王有成績典典章也殷獻民殷之賢者也言當大厚其典章及殷之獻民蓋文

△孟子離婁上蓋云故曰責難於君謂之恭陳善閉邪謂之敬

中兩行曰與是文武所講蓋者發定洛邑蓋所以為治之道

△音釋云相去聲○治去聲下三治字同偈音唱以治平聲

獻者為治之太要也亂治也言成王於新邑致治為四方新主也作周恭先者人君恭以接下以恭而倡後王也公又言其自是宅中圖治萬邦咸底休美則王其有成績矣此周公以治洛之效望之成王也

△予且以多子越御事篤前人成烈答其師

作周孚先考朕昭予刑乃單文祖德多予者衆卿大夫也唐孔氏曰予者有德之稱大夫皆稱予

師衆也周公言我以衆卿大夫及治事之臣篤厚文武成功以答天下之衆也孚信也作周孚先者人臣信以事上以信而倡後人也

考成也昭予猶所謂明辟也親之故曰予刑儀刑也單殫也言成我明予儀刑而殫盡文王之德蓋周公與羣臣篤前人成烈者所以

△音釋云單與殫同

○治平聲下同殫音冊盡也

成王之王刑乃殫文祖德也
此周公以治洛之事自效也

△何來茲殷乃命寧予絕句以秬鬯二旨曰明

禋拜手稽首休享秬曰許反鬯且亮反旨音由禋音因

而命寧周公也。秬黑黍也。一稗二米和氣所生。鬯金香草也。旨中尊也。明潔禋敬也。以事神之禮。專公也。蘇氏曰。以黑黍為酒。合以鬱鬯。所以裸也。宗廟之禮。莫盛於裸。王使人來戒勅庶殷。且以秬鬯二旨。緩寧周公曰。明禋曰休享者何也。事周公如事神明也。古者有太賓客。以享禮禮之。酒清人渴而不飲。肉乾人飢而不食也。故享有體薦。豈非敬之至者。則其禮如祭也。歟。

○同云旨中尊也爾雅文也孫炎云尊秬

為上尊為下。自居。中郭璞云。旨。小。天。不。小。者。爾雅疏云。是在。壘。之。間。尋。則。聖。三。者。皆。為。盛。酒。器。也。

○酒灌八渴而不飲肉乾人飢而不食也聘義入正義云不敢恣意醉飽但行禮而已
○享有命薦見左傳宣公六年

△旁通云宿進爵也顧命則謂三進爵於神此則周公言我不敢自進此酒則用以祭文武也

○音釋云宿與顧命三宿同案顧命釋宿為進爵於神所非謂自飲而進爵也從孔傳不經宿為優又禮字前訓敬後訓祭亦為未安營洛既成

告于文武而周公即以祭也

△予不敢宿則禋于文上武下宿與顧命三宿之宿同禋祭名周公不敢受此禮而祭於文武也

△惠篤敘無有違自疾萬年厭于乃德殷乃

引考遯居候反厭於艷反此祭之祝辭周公為成王禱也惠順也篤敘與篤敘乃

正父同順篤敘文武之道身其康強無有違遇自罹疾害者于孫萬年厭飽乃德殷人亦末壽考也

△王伴殷乃承敘萬年其末觀朕子懷德承

受也敘敘條次第也王使殷人承敘萬年其末觀法我孺子而懷其德也蓋周公雖許成王留洛然且謂王伴殷者若曰遷洛之民我

固任之至於使其承敘萬年則實繫于王也亦責難之意與召誥未用供王能祈天求命語脉相類

△戊辰王在新邑烝祭歲文王騂牛一武王

騂牛一王命作冊逸祝冊惟告周公其後王

賓殺禋咸格王入太室裸戊音茂裸古玩反此下史官記祭

祝冊誥等事以附篇末也戊辰十一月之戊辰日也是日成王在洛舉烝祭之禮以歲云

者咸舉之祭也周尚赤故用騂宗廟禮太牢此用特牛者命周公留後於洛故舉盛禮也

逸史佚也作冊者冊書也逸祝冊者史逸為祝冊以告神也惟告周公其後者祝冊所載更不他及惟告周公留守其後之音重其事

△旁通云蔡氏於康誥篇首以二月歲生魄為周公攝政七年之三月則此十一月亦在七年也

○宗廟禮太牢合用牛一羊一豕一

○此用特牛舉盛禮文武各一牛故為盛

○旁通云明堂中央曰太廟太室樂記註云文王之廟為明堂制用頌公清廟禮文王也疏云天德清明文王能象天之清明故謂其廟為清廟然實清廟者各邑文王廟不以異制如明堂故亦有中央太室此蔡氏所以訓太室為清廟中央室也

也王賓猶虞賓祀宋之屬助祭諸侯也諸侯以王殺牲禋祭相廟故咸至也太室清廟中

酌和鬯灌地以降神也

△王命周公後作冊逸誥在十有二月逸誥者史

逸誥周公治洛留後也在十有二月者明戊辰為二月日也

△惟周公誕保文武受命惟七年吳氏曰周

之後凡七年而薨也成王之留公也言誕保文武受命公之復成上也亦言承保乃文祖

受命民越乃光烈考武王故史臣於其終計其年曰惟周公誕保文武受命惟七年蓋終始公之

辭云

申陸泉曰冊即上告之誥是命周公治洛之誥

△旁通云周公位冢

宰攝政已七年欲退

休成王留之治洛又

歷七年自武王喪後共十四年也兩經七年新安陳氏以為惟七年則攝政之七年

者非是

△音釋云呼去聲流平聲後言洛並同覆音六及場音亦更平聲舍音拾

多士 商民遷洛者亦有有位之士故周公洛邑初政以王命總呼多士而告之編書者因以各篇亦謂體也今文古文皆有吳氏曰方遷商民于洛之時成周未作其後王與周公患四方之遠監之數於是始作洛邑欲徙周而居之其曰昔朕來自奄大降爾四國民命我乃明致天罰移爾遐逝比事臣我宗多遜者述遷民之初也曰朕作大邑于茲洛予惟四方罔攸賓亦惟爾多士攸服奔走臣我多遜者言遷民而後作洛也故洛誥一篇終始皆無欲遷商民之意惟周公既誥成下留治於洛之後乃曰俘來茲殷又曰王予股乃承敘當時商民已遷于洛故其言如此

愚謂武王已有都洛之志故周公黜殷之後以殷民及覆難制即遷于洛至是建成周造廡舍定疆場乃告命與之更始焉爾此多士之所以作也由是而推則召誥攻位之庶殷其已遷洛之民歟不然則受都今衛州也洛邑今西京也相去四百餘里召公安得舍近之友民而役遠之讎民哉書序以為成周既成遷殷頑民者謬矣吾固以為非孔子所作也

惟三月周公初于新邑洛用牲商王士此多

本序也三月成王祀洛次年之三月也周公至洛又矣此言初者成王既不果遷留公治洛至是公始行治洛之事故謂之初也曰商王士者貴之也

△音釋云次年止齋陳氏曰此篇皆稱王若日則是相宅年之三月也

△旁通云大誥引不

爾雅云春為蒼天

夏為昊天秋為旻天冬為上天

○音釋云歎憫之辭

按大誥君奭及此篇皆在虢甲之語而皆繼以天降割降喪蔡傳於大誥釋為不為天所恤與二篇文義皆合而此章又意其為歎憫之辭何也命從前釋以歸中

△旁通云論語曰

仲也之謂曰推固在與此固字同義蓋能自種其德者天因以加培之自與其德者天因以覆滅之福善禍淫天之道也聖人豈容心哉惟天所命也

△王若曰爾殷遺多士弗弔旻天大降喪于

殷我有周佑命將天明威致王罰勅殷命終

于帝弗弔未詳意其為歎憫之辭當時方言

旻夫大降災害而喪殷我周受春佑之命奉將天之明威致王罰之公勅止殷命而革之以終上帝之事蓋推革命之公以開諭之也

△肆爾多士非我小國敢弋殷命惟天不界

允罔固亂弔我我其敢求位肆與康誥肆汝

也鳥之上言有心於取之也呼多士謂以勢而言我小國亦豈敢取殷命蓋裁者培之傾者覆之固其治而不固其亂者天

△大雅烝民之詩也

申將行曰
聞古語
善上與
之地也
於中上
帝猶未
使知恐
帝降於
命降致
遂廢其

之道也惟天不與殷信其不固殷之亂矣惟天不固殷之亂故輔我周之治而人位自有所不容辭者我其敢有求位之心哉

△惟帝不界惟我下民秉為惟天明良

天命之所不與即民心之所秉為即天威之所明畏者也反覆天民相因之理以見天之果不外乎民民之果不外乎天也詩言秉彜此言秉為者彜以理言為以用言也

△我聞曰上帝引逸有夏不適逸則惟帝降

格嚮于時夏弗克庸帝大淫泆有辭惟時天

罔念聞厥惟廢元命降致罰格與呂刑降格

△音釋云：音尾不
儀之貌。

申時行曰：天既致討于夏，念民之不可無主也，乃命
湯先伐桀。湯奉命而征，夏正以有天下，故湯
又念天下之大，不可以一人獨理，於是明揚厥民分
布，使通侯之國，四方熒然，紀綱法度之新
焉。

△孟子離婁下篇云
湯執中，立賢無方。

同呂氏曰：上帝引逸者，非有形聲之接也。人
心得其安，則覺聲而不可能已。斯則上帝引之
也是理。坦然亦何間於桀？桀喪其良心，行
不適於安耳。帝實引之，桀實避之。帝猶未遽
絕也。乃降格災異，以示懲。桀於桀，桀猶不知
警懼，不能敬用帝命。乃大肆淫逸，雖有矯誣
之辭，而天罔念聞之。仲虺所謂帝用不臧
是也。廢其大命，降致其罰，而夏祚終矣。

△乃命爾先祖成湯革夏，俊民甸四方。
伊尹稱湯旁求俊彥，至于稱湯立賢無方。蓋明
揚俊民，分布遠邇，甸治區畫，成湯立政之太
經也。周公反復以夏商為言者，蓋夏之亡，即
殷之亡。湯之興，即武王之興也。商民觀是，亦
可以自反矣。

△音釋云：知朱忍反
洗音逸。

△音釋云：知朱忍反
洗音逸。

△自成湯至于帝乙，罔不明德恤祀。
其身恤祀者，所以脩
以敬乎神也。

△亦惟天不建，保乂有殷。殷王亦罔敢失帝。
罔不配天其澤。
亦惟天大建立保治，有殷殷
之先王亦皆操存此心，無敢
失帝之則，無不配
天以澤民也。

△在今後嗣王，誕罔顯于天。矧曰其有聽念
于先王勤家，誕淫厥泆。罔顧于天顯民祗。
王紂也。紂大不明於天道，况曰能聽念商先
王之勤勞於邦家者乎？大肆淫泆，無復顧念

天之顯道。民之敬畏者也。

△惟時上帝不保降若茲大喪大喪者國亡而身戮也。

△惟天不界不明厥德商先王以明德而天不界矣。

△凡四方小大邦喪罔非有辭于罰凡四方國喪亡其致罰皆有可言者况商罪貫盈而周奉辭以伐之者乎。

△王若曰爾殷多士今惟我周王不靈承帝靈善也。大善承天之所為也。武成言祗承上帝以遏亂略是也。

△有命曰割殷告勅于帝帝有命曰割殷則不得戡定翦除。

△惟我事不貳適惟爾王家我適惟我事不貳適之謂上帝既命侯于周服惟爾王家我適之謂言割殷之事非有私心於從帝而無貳適則爾殷王家自不容不我適矣。周不貳于帝殷其能貳於周乎。蓋示以確然不可動搖之意而潛消頑民反側之情爾。然聖賢事不貳適日用飲食莫不皆然。蓋所以事天也。豈特割殷之事而已哉。

△予其曰惟爾洪無度我不爾動自乃邑監

申禮泉曰此承上帝言約不明天道不能變民故天降之喪不復重建保之也

△音釋云發去聲下

申禮泉曰謂天所以降喪于殷者由紂不敬不愛民也

申禮泉曰言小邦國之喪也皆有可言之原而况大國豈改命受命無聲之罪乎正以見我周之奉辭伐罪也

△太雅大明之詩云上帝臨汝云
○太雅文王之詩云上帝既命云

倡亂予其曰乃汝大為非法非我爾動
變自爾邑猶伊訓所謂造攻自鳴條也

△予亦念天即于殷大戾肆不正就殷邦屢
降大戾紂既死武庚又死故邪慝不正言當遷徙也

△王曰猷告爾多士予惟時其遷居西爾非
我一人奉德不康寧時惟天命無違朕不敢

有後無我怨時是也指上文殷大戾而言謂

一人樂如是之遷徙震動也是惟天命如此汝

母違越我不敢有後命謂有他罰爾無我怨也
△惟爾知惟殷先人有册有典殷革夏命即

△音釋云無與毋通
樂音洛

△音釋云載作代反

命蒙自序曰啓迪者用其進用之啓高
故者致其選用之啓高

△音釋云復來又反
行胡孟反

舊聞以開諭之也殷之先世有册書典籍載
殷改夏命之事止如是耳爾何獨疑於今乎

△今爾其曰夏迪簡在王庭有服在百僚予

一人惟聽用德肆予敢求爾于天邑商予惟

率肆於爾非予罪時惟天命周公既舉商革

頑民復以商革夏事責問謂商革夏命之初

凡夏之士皆降迪簡拔在商上之庭有服列

于百僚之間今周於商士未聞有所簡拔也

周公舉其言以大義折之言爾頑民雖有是

言然予一人所聽用者惟以德而已故予敢

求爾於天邑商而遷之於洛者以冀率德改

行焉予惟循商故事於恤於爾而已其不爾

用者非我之罪也是惟天命如此蓋章德者

天之命。今頑民滅德而欲求用得乎。

△王曰多士。昔朕來自奄于大降爾四國民

命我乃明致天罰。移爾遐逝。比事。臣我宗多

遜。降猶今法降等云。昔我來自商奄之

時。汝四國之民。罪皆應死。我大降爾命。不

忍誅戮。乃止明致天罰。移爾遠居于洛。以親

比。臣我宗周有多遜之美。其罰蓋亦甚輕。其

恩固已甚厚。今乃猶有所怨望乎。詳此章。則商民之遷固已久矣。

△王曰告爾殷多士。今予惟不爾殺。予惟時

命有申。今朕作太邑于茲。洛予惟四方罔攸

△音釋云奄字書作

都古通用衣檢反說

文註云周公所誅奄

國廣韻云國名

○旁通云如今云滅

死一等也

○孟子註奄東方上

國東齊陳氏曰此奄

與淮夷三監同軌武

庚公叛周公東征一

舉而誅四國獨言來

自奄者伐奄在後誅

奄即來也四國殷管

蔡霍也

△音釋云處上聲

賓亦惟爾多士。攸服奔走。臣我多遜。

初命則此命為申命也。言我惟不忍爾殺。故

申明此命。且我所以營洛者。以四方諸侯無

所賓禮之地。亦惟爾等服事奔走。臣我多遜

而無所處故也。詳此章。則遷民在營洛之先

矣。吳氏曰。來自奄稱昔者。遠自之辭也。作大

邑稱今者。近日之辭也。移爾遐逝。比事。臣我

宗多遜者。期之之辭也。攸服奔走。臣我多遜

者。果能之辭也。以此又知遷民在前。而作洛在後也。

△爾乃尚有爾士。爾乃尚寧幹止。

幾有爾田業。庶幾安爾所事。安爾所居也。詳

此章所言。皆仍舊有土田居止之辭。信商民之遷舊矣。孔氏不得其說。而以得反所生釋

△孔氏

古註云汝多為順事

乃庶幾還有汝本土

乃庶幾安汝故事止

居以反所生誘之

△音釋云宮施智反

乏於文義似矣而事則非也

△爾克敬天惟界矜爾爾不克敬爾不啻不

有爾士子亦致天之罰于爾躬敬則言動無不循理天之

所福吉祥所集也不敬則言動莫不違悖天之所禍刑戮所加也豈特竄徙不有爾土而已哉身亦有所不能保矣

△今爾惟時宅爾邑繼爾居爾厥有幹有年

于茲洛爾小子乃興從爾遷邑四井為邑之邑繼者承續安

居之謂有管為有壽考皆于茲洛焉爾之子孫乃興自爾遷始也夫自亡國之未裔為起家之始祖頑民雖愚亦知所擇矣

△旁通云四井二十二家也五畝之宅二畝半在田二畝半在邑所謂宅爾邑也
○音釋云四井為邑周禮地官司徒九夫為井四井為邑註四井方二里也

△王曰又曰時予乃或言爾攸居

王曰之下以多方篇米王曰又曰推之可見時我或有所言皆以爾之所居止為念也申結上文爾居之意

無逸逸者人君之大戒自古有國家者未有不以勤而興以逸而廢也益戒舜曰罔遊于逸罔淫于樂舜大聖也益猶以是戒之則時君世主其可忽哉成王初政周公懼其知逸而不知無逸也故作是書以訓之言則古昔必稱商王者時之近也必稱先王者王之親也舉三宗者繼世之君也詳文祖者耳目之所逮也上自天命精微下至畎畝艱難閭里怨謗無不負載豈獨成王之所當知哉實

△音釋云史記無作毋更平聲

天下萬世人主之龜鑑也。是篇凡七更端。周公皆以嗚呼發之。深嗟求數其意深遠矣。亦訓體也。今古文皆有。

周公曰嗚呼君子所其無逸

所猶處所也。君子以無逸為所。

動靜食息無不在是焉。君子大位不以逸為樂。則非所謂所矣。

△先知稼穡之艱難乃逸則知小人之依

知先

稼穡之艱難乃逸者以勤居逸也。依者指稼穡而言。小民所恃以為生者也。農之依田猶魚之依水。木之依土。魚無水則死。木無土則枯。民非稼穡則無以生也。故舜自耕稼以至為帝。禹稷躬稼以有天下。文武之基起於后稷。四民之事莫勞於稼穡。生民之功莫盛於

△音釋云朱子語錄云此句恐有脫字曰伯萊解所字為居字若其則不敢如此說謹見召語篇

稼穡。周公發無逸之訓。而首及乎此。有以哉。

△相小人厥父母勤勞稼穡厥子乃不知稼

穡之艱難乃逸乃諺既誕否則侮厥父母曰

昔之人無聞知諺疑戰反。○不知稼穡之艱

日諺言視小民其父母勤勞稼穡其子乃生於泰養不知稼穡之艱難乃縱逸自恣乃習俚巷鄙語既又誕妄無所不至不然則又訕侮其父母曰古老之人無聞無知徒自勞苦而不不知所以自逸也昔劉裕奮農畝而取江左一再傳後王孫見其服用反笑曰田舍翁得此亦過矣此正所謂昔之人無聞知也使成王非周公之訓安知其不以公劉后稷為田舍翁乎。

△音釋云劉裕南史宋高祖劉裕孫孝武帝廢壞高祖陰室起玉燭殿於頭有土障壁上一挂燈籠麻帽拂衣紫盛林高祖儉素之德孝武不吝獨曰田舍翁得此以為過矣

在辰巳有傳方二句則先知穆穆
△詩經云亮陰胤梁
董說見說文一編
言不為以白作者起自辰巳語

△周公曰嗚呼我聞曰若在殷王中宗嚴恭
寅畏天命自度治民抵懼不敢荒寧肆中宗
之享國七十有五年。中宗太戊也嚴則莊重恭則謙抑寅則欽肅畏則戒懼天命即天理也中宗嚴恭寅畏以天理而自檢律其身至於治民之際亦抵敬恐懼而不敢怠荒安寧中宗無逸之實如此故能有享國永年之效也按書序太戊有原命咸又等篇意述其當時敬天治民之事今無所攷矣。

△其在高宗時舊勞于外爰暨小人作其即
位乃或亮陰三年不言其惟不言言乃雍不

△殷系圖

湯 太甲 沃
祖辛 沃甲 禪
商庚 陽甲 盤庚
小辛 小乙 武丁
祖庚 祖甲 廩辛
庚丁 武乙 太丁
前乙 紂
凡二十个君

太庚 小甲 雍巳 太戊 仲丁 外壬 河亶甲 祖乙

敢荒寧嘉靖殷邦至于小人無時或怨肆高

宗之享國五十有九年。亮音梁陰音菴○高宗武丁也未即位之時其父小乙使父居民間與小民出入同事故於小民稼穡艱難備嘗知之也雍和也發言和順當於理也嘉美靖安也嘉靖者禮樂教化蔚然於安居樂業之中也漢文帝與民休息謂之靖則可謂之嘉則不可小大無時或怨者萬民咸和也乃雍者和之發於身嘉靖者之和之達於政無怨者和之著於民也餘見說命高宗無逸之實如此故亦有享國永年之效也。

△其在祖甲不義惟王舊為小人作其即位

△殷本記云武丁崩子祖庚立祖庚崩於祖甲立是為帝甲帝甲亂之七世而殞則帝甲是帝甲之生自帝甲至紂凡七世帝甲祖甲也

思齊傳云帝甲也

爰知小人之依能保惠于庶民不敢侮鰥寡
肆祖甲之享國二十有三年史記高宗崩子祖庚立祖庚崩於祖甲立是為帝甲帝甲亂之七世而殞則帝甲是帝甲之生自帝甲至紂凡七世帝甲祖甲也
弟祖甲立則祖甲高宗之子祖庚之弟也鄭玄曰高宗欲廢祖庚立祖甲以爲不義逃於民間故云不義惟王○按漢孔氏以祖甲爲太甲蓋以國語稱帝甲亂之七世而殞孔氏見此等記載意爲帝甲必非周公所稱者又以不義惟王與太甲茲乃不義文似遂以此稱祖甲者爲太甲然詳此章舊爲小人作其即位與上章爰暨小人作其即位文勢正類所謂小人者皆指微賤而言非謂儉小之人也作其即位亦不見太甲復政思庸之意又按邵子經世書高宗五十九年祖庚七年祖甲三十三年世次歷年皆與書合亦不

以太甲爲祖甲况殷世二十有九以甲名者五帝以大以小以沃以陽以祖別之不應一人俱稱祖甲國語傳訛承謬旁記曲說不足盡信要以周公之言爲正又下文周公言自殷主中宗及高宗及祖甲及我周文王及云者因其先後次第而枚舉之辭也則祖甲之爲祖甲而非太甲明矣

△自時厥後立王生則逸生則逸不知稼穡之艱難不聞小人之勞惟耽樂之從自時厥後亦罔或克壽或十年或七八年或五六年或四三年過樂謂之耽世言自三宗之後即君位者生則逸豫不知稼穡之艱

△音釋云耽都舍反樂音洛

難。不聞小人之勞。惟耽樂之從。伐性喪生。故自二宗之後。亦無能壽考遠者。不過十年七八年。近者五六年。三四年爾。耽樂愈甚。則享年愈促也。凡人莫不欲壽。而惡天。此端專以享年求。不末為言。所以開其所欲。而禁其所當戒也。

△周公曰。嗚呼。厥亦惟我周太王。王季。克自

抑畏。抑。大。王。王。季。能。自。謙。抑。謹。畏。者。蓋。推。論。文。王。之。無。逸。故。先。述。其。源。流。之。深。長。也。大。抵。抑。畏。者。無。逸。之。本。縱。肆。怠。荒。皆。矜。誇。無。忌。憚。者。之。為。故。下。文。言。文。王。曰。柔。曰。恭。曰。不。敢。皆。原。太。王。王。季。抑。畏。之。心。發。之。耳。

△文王甲服即康功田功。甲。服。猶。禹。所。謂。惡。衣服也。康。功。安。民。

之功。田。功。養。民。之。功。言。文。王。於。衣。服。之。奉。所。性。不。存。而。專。意。於。安。養。斯。民。也。甲。服。蓋。舉。一。端。而。言。宮。室。飲。食。自。奉。之。薄。皆。可。類。推。而。見。之。

△徽柔懿恭懷保小民。惠鮮鰥寡。自朝至于

日中。見不遑暇食用。咸和萬民。徽。懿。皆。美。也。柔。謂。之。微。則。非。柔。懦。之。柔。恭。謂。之。懿。則。非。足。恭。之。恭。文。王。有。柔。恭。之。德。而。極。其。微。懿。之。盛。和。易。近。民。於。小。民。則。懷。保。之。於。鰥。寡。則。惠。鮮。之。使。之。有。生。意。也。自。朝。至。于。日。之。中。自。中。至。于。日。之。暮。不。遑。食。之。頃。有。不。遑。暇。欲。咸。和。萬。民。使。勤。勞。如。此。豈。秦。始。皇。衛。右。程。書。隋。文。帝。衛。士。傳。餐。代。有。司。之。任。者。之。為。哉。立。政。言。何。攸。兼。

△史記始皇紀云。天下之事無小大皆決於上。上至以衡石量。書日。夜有程。不中程。不得休息。貪於權勢。至如此。
○唐書太宗紀云。隋文帝每臨朝。或至日。具衛士傳餐而食。

于庶言庶獄庶慎則文王又若無所事事者不讀無逸則無以知文王之勤不讀立政則無以知文王之逸合二書觀之則文王之所從事可知矣

△文王不敢盤于遊田以庶邦惟正之供文

王受命惟中身厥享國五十年遊田國有常制文王不敢

盤遊無度上不濫費故下無過取而能以庶邦惟正之供於常貢正數之外無橫斂也言

庶邦則民可知文王為西伯所統庶邦皆有常供春秋貢於霸主者班班可見至唐猶有

送使之制則諸侯之供方伯舊矣受命言為諸侯也中身者漢孔氏曰又王九十七而終

即位時年四十七言中身舉全數也上文崇素儉恤孤獨勤政事戒遊佚皆文王無逸之

實故其享國有歷年之末

△左傳昭公十三年云晉合諸侯於平丘子產爭美曰行理之命無月不至貢之無

藝小國有闕所以得罪也○唐食貨志云憲宗時分天下之賦為三一日上供二日送使三日留州○使謂諸道節度觀察也

△音釋云觀如字又音首

實故其享國有歷年之末

△周公曰嗚呼繼自今嗣王則其無淫于觀

于逸于遊于田以萬民惟正之供則法也其指文王而

言淫過也言自今日以往嗣王其法文王無過于觀逸遊田以萬民惟正賦之供上文言

遊由而不言觀逸以大而包小也言庶邦而不言萬民以遠而見近也

△無皇曰今日耽樂乃非民攸訓非天攸若

時人不則有愆無若殷王受之迷亂酗于酒

德哉無與母通皇與違通訓法若順則法也母自寬假日今日姑為是耽樂也一日

△酒誥篇有之

○華文原道文

△音釋云講張流反
下章同幻音惠

耽樂固若未害然下非民之所法上非天之
所順時人大法其過逸之行猶商人化受而
崇飲之類故繼之曰母若商主受之沈迷酗
于酒德哉。酏酒謂之德者德有凶有
吉。韓子所謂道與德為虛位是也。

△周公曰嗚呼我聞曰古之人猶胥訓告胥

保惠胥教誨民無或胥譎張為幻譎張流反
幻音惠

胥相訓誡惠順譎誑張譎也變名易實以眩
觀者曰幻歎息言古人之德業已盛其臣猶且
相與誠告之相與保惠之相與教誨之保惠
者保養而將順之非特誠告而已也教誨則
有規正成就之意又非特保惠而已也惟其
若是是以視聽思慮無所蔽塞好惡取予明
而不悖故當時之民無或敢誑誑為幻也

△音釋云詛莊助反
祝職救文孔疏云以
言告神言之祝請神
加殃謂之詛

○同云無小無大真
氏曰篇中有兩至于
小大當作一義皆為
民而言

△此厥不聽人乃訓之乃變亂先王之正刑

至于小大民否則厥心違怨否則厥口詛祝

否俯久反詛莊助反祝音祝。正刑正法也。
言成王於上文古人胥訓告保惠教誨之事
而不聽信則人乃法則之君臣上下。師師非
度必變亂先王之正法。無小無大莫不盡取
而紛更之。蓋先王之法其便於民甚不便於
縱侈之君。如省刑罰以重民命民之所便也。
而君之殘酷者則必變亂之。如薄賦斂以厚
民生民之所便也。而君之貪侈者則必變亂
之。厥心違怨者怨之蓄于中也。厥口詛祝者
怨之形於外也。為人上而使民心口交怨其
國不危者未之有也。此蓋治亂
存亡之機。故周公儆儆言之。

孟子離婁上篇云
智之實知斯二者弗
去是也

△周公曰嗚呼自殷王中宗及高宗及祖甲
及我周文王茲四人迪哲迪蹈哲智也孟子
以知而弗去為智
之實迪云者所謂弗去是也人王知小人之
依而或忿戾之者是不能蹈其知者也惟中
宗高宗祖甲文王允蹈其知故周公以迪哲稱之

△厥或告之曰小人怨汝詈汝則皇自敬德

厥愆曰朕之愆允若時不啻不敢含怒詈力
智反

○詈罵言也其或有告之曰小人怨汝詈汝
汝則皇自敬德反諸其身不尤其人其所詆
毀之愆安而受之曰是我之愆允若時者誠
實若是非止隱忍不敢藏怒也蓋三宗文王

於小民之依心誠知之故不暇責小人之過
言且因以察吾身之未也然怨之語乃所
樂聞是豈特止於隱忍含怒不發而已哉

△此厥不聽人乃或譸張為幻曰小人怨汝

詈汝則信之則若時不求念厥辟不寬綽厥

心亂罰無罪殺無辜怨有同是叢于厥身綽
尺

約反○綽大叢聚也言成王於上文三宗文
王迪哲之事不肯聽信則小人乃或譸變
置虛實曰小民怨汝詈汝汝則聽信之則如
是不能末念其為君之道不能寬大其心以
詐誕無實之言羅織疑似亂罰無罪殺戮無
辜天下之人受禍不同而同於怨皆叢於人
君之一身亦何便於此哉大抵無逸之書以

△音釋云羅織唐武
后時來俊臣等撰羅
織經羅網羅無辜織
成其罪芥蒂上音介
下又介反音與藪同
漢書註刺鯁也

△周易上繫辭云書不盡言言不盡意云

知小人之依為一篇綱領而此章則申言既知小人之依則當蹈其知也三宗文王能蹈其知故其會次寬平人之怨言不足以芥蒂其心如天地之於萬物一於長育而已其悍疾憤戾天豈私怒於其間哉天地以萬物為心人君以萬民為心故君入者要當以民之怨言為已責不當以民之怨言為已怒以為已責則民安而君亦安以為已怒則民危而君亦危矣吁可不戒哉

△周公曰嗚呼嗣王其監于茲茲者指上文而言也無逸

一篇七章章首皆先致其咨嗟詠歎之意然後及其所言之事至此章則於嗟歎之外更無他語惟以嗣王其監于茲結之所謂言有盡而意則無窮成王得無深警於此哉

△音釋云爽施隻反

唐張參五經文字作爽從十從龍從爽

○困學紀聞云應劭云周公九年十九王克論衛云召公百个十依題跋注孟子云

君奭

召公告老而去周公留之史氏錄其告語為篇亦誥體也以周公首呼君奭因以君奭名篇篇中語多未詳今文古文皆有○按此篇之作史記謂召公疑周公當國踐祚唐孔氏謂召公以周公嘗攝王政今復在臣位葛氏謂召公未免常人之情以爵位先後介意故周公作是篇以諭之○兩哉斯言要皆為序文所誤蘇氏謂召公之意欲周公告老而為近之然詳本篇旨意則召公自以盛滿難居欲避權位退老厥臣周公反復告諭以留之爾孰復而詳味之其義固可見也

周公若曰君奭

君者尊之稱奭召公名也古人尚質相與語多名之

△音釋云予如字，喪去聲

△弗弔天降喪于殷殷既墜厥命我有周既受我不敢知曰厥基末孚于休若天悲忱我亦不敢知曰其終出于不祥不祥者休之反也天既下喪于殷既失天命我有周既受之矣我不敢知曰其基業長信於休美乎如天果輔我之誠耶我亦不敢知曰其終果出於不祥乎○按此篇周公留召公而作此其言天命吉凶雖曰我不敢知然其懇惻危懼之意未命吉凶之決實主於召公留不留如何也
△嗚呼君已曰時我我亦不敢寧于上帝命弗求遠念天威越我民罔尤違惟人在我後

嗣子孫大弗克恭上下遏佚前人光在家不

知尤怨違背也周公歎息言召公已嘗曰是知在我而已周公謂我亦不敢苟安天命而不求遠念天之威於我民無尤怨背違之時也天命民心去就無常實惟在人而已今召公乃忘前日之言翻然求去使在我後嗣子孫大不能敬天敬民驕慢肆侈遏絕佚墜文武光顯可得謂在家而不知乎

△天命不易天難諶乃其墜命弗克經歷嗣前人恭明德諶時壬反○天命不易猶詩曰命不易哉命不易保天難諶信乃其墜失天命者以不能經歷繼嗣前人之恭明德也吳氏曰弗克恭故不能嗣前人之恭德遏佚前人光故不能嗣前人之明德

△詩周頌敬之篇云敬之敬之天維顯思命不易哉

△音釋云施施智友與也

△在今予小子且非克有正迪惟前人光施

于我冲子吳氏曰小子自謙之辭也非克有正亦自謙之辭也言在今我小子

且非能有所正也凡所開導惟以前人光大之德使益焜耀而付于冲子而已以前言後嗣子孫過佚前人光而言也

△又曰天不可信我道惟寧王德延天不庸

釋于文王受命又曰者以上文言天命不易天難謀此又申言天不可信

故曰又曰天固不可信然在我之道惟以延長武王之德使天不容捨文王所受之命也

△公曰君奭我聞在昔成湯既受命時則有

△音釋云不言傳說按商之六賢皆以稱君相嗣君故周公引之爲此以留召公若傳說則高宗所自舉故不及之稱五王而不及其餘賢君亦以此也

若伊尹格于皇天在太甲時則有若保衡在

太戊時則有若伊陟臣扈格于上帝巫咸又

王家在禘乙時則有若巫賢在武丁時則有

若甘盤時則有若者言當其時有如此人也保衡即伊尹也見說命太戊太甲之

孫伊陟伊尹之子臣扈與湯時臣扈一人而同名者也巫氏咸名祖乙太戊之孫巫賢巫咸之子也武丁高宗也甘盤見說命呂氏曰

此章序商六臣之列蓋勉召公以休於前人也伊尹佐湯以聖輔聖其治化與天無間伊

陟臣扈之佐太戊以賢輔賢其治化克厭天

心自其編覆言之謂之天自其主宰言之謂之帝書或稱天或稱帝各隨所指非有重輕

旁通云疑至臣扈

時一名輔纂陳

氏云湯至太戊百

十年以一人而名同

○旁通云息齋余氏曰不言傳說即下文不言前人之意愚按周公以君實為經歷之舊臣而留之故歷數商周之老成是以武時不言太公傳說太公非若其盤號叔之舊也

△旁通云如陳乃死之陳

至此章對言言之則聖賢之分而深淺見矣巫咸止言其又王家者咸之為治功在王室精微之蘊猶有愧於一臣也亡書有咸又四篇其又王家之實歟巫賢甘盤而無指言者意必又次於巫咸也○蘇氏曰殷有聖賢之君七此獨言五下文云殷禮陟配天豈配祀于天者此此五王而其臣備配食于廟乎在武丁時不言傳說豈傳說不配食於配天之王乎其詳不得而聞矣

△率惟茲有陳保又有殷故殷禮陟配天多歷年所陟升遐也言六臣循惟此道有陳列配天而享國長久也

△前釋云實尚絕屏必邪反稱平聲辟必益反

△天惟純佑命則商實百姓王人罔不秉德明恤小臣屏侯甸矧咸奔走惟茲惟德稱用又厥辟故一人有事于四方若卜筮罔不是

孚。佑助也。實虛實之實。國有人則實。孟子言不信不立。不賢則國空虛是也。稱舉也。亦秉持之義。事征伐會同之類。承上章六臣輔君格天致治。遂言天佑命有商純一而不雜。故商國有人而實。內之百官著姓與夫王臣之微者無不秉持其德。明致其憂。外之小臣與夫藩屏侯甸矧皆奔走服役。惟此之故。惟德是舉。用又其君故君有事于四方如龜之上如不敬信之也。

△旁通云通徹三極而無間貫通天地人之理也

○音釋云三極易繫辭註云三才也間去聲

△公曰君奭天壽平格保乂有殷有殷嗣天滅威今汝末念則有固命厥亂明我新造邦

△公曰君奭在昔上帝劓申勸寧王之德其集大命于厥躬

△音釋降制下殷以割為割股經文凡無殷字真氏謂文里之難為天降割乃所以申勸文王之德亦未為的禮記緇衣篇引此語作周田觀文王之德鄭註云今傳上讀為厥亂勸古文作割申勸寧王之德割之為言蓋也但語助申姑錄下此當闕疑也

命於其身使有天下也

△惟文王尚克修和我有夏亦惟有若虢叔

有若閔天有若散宜生有若泰顛有若南宮

括虢叔文王弟閔散泰南宮皆氏天宜生顛括皆名言文王庶幾能修治爰和我所有

諸夏者亦惟有若虢叔等五臣為之輔也康誥言一二邦以修無逸言用咸和萬民即入土修和之實也

△又曰無能往來茲迪彝教文王蔑德降于

國人蔑莫結反。蔑無也。復氏曰周公前既言文王之興本此五臣故又反前意而

此上章而文言之以見文王之有類于五臣

申時行云：見有修和之教，昨若千載，上二言者，修和之教，昨若千載，又云：受命時，指天下言，又云：受命時，指天下言，而下得天下，其基始於此。

言曰：若此五臣者，不能為文王往來奔走於此，導迪其常教，則文王亦無德降及於國人矣。周公反覆以明其意，故以又曰：更端發之。
△亦惟純佑秉德，迪知天威，乃惟時昭文王。
迪見冒聞于上帝，惟時受有殷命哉。言文王
臣者，故亦如殷為天純佑，命百姓王人，罔不秉德也。上既反言文王若無此五臣為迪，教則亦無德下及國人，故此又正言亦惟天乃純佑文王。蓋以如是秉德之臣，隨履至到實知天威，以是昭明文王。啓迪其德，使著見於上，覆冒於下，而升聞于上帝，惟是之故，遂能受有殷之天命也。

△武王惟茲四人，尚迪有祿，後暨武王，誕將

△音釋云：單與殫通，稱平聲。

申時行云：大川，字皆通，稱平聲。小子，向未在此，元不在此，王業未成，中若在大川，竟說此，我責收罔勛不及者，而不可再矣。

△音釋云：濟，子訖反，向絕造在早反。

天威，咸劉厥敵，惟茲四人，昭武王，惟冒，不單稱德。單與殫通，稱平聲。號叔先死，故曰四人。庶幾

迪有，天祿，其後暨武王，盡殺其敵，惟此四人能昭武王，遂覆冒天下，天下大盡，稱武王之德，謂其達聲教于四海也。文王冒西土而已，不單稱德，惟武王為然。於文王言命於武王，言祿者，文王受天命，至武王方富有天下也。呂氏曰：師尚父之事，文武烈莫盛焉，不與五臣之列。蓋一時議論或詳或略，隨意而言，主於留召公而非欲為人物評也。

△今在予小子，且若游大川，予往暨汝，奭其濟，小子同未，在位誕無我責，收罔勛不及者。

勞通云卷阿召公
所作曰鳳凰鳴矣于
彼高岡蓋衆人之所
聞見喻大賢處高顯
之地召公既言之矣
今乃求去故周公云
我則鳴鳥不聞也

△旁通云震撼擊撞欲其鎮定言所以處人心之未服者辛甘燥濕欲其調養言所以處
人情之未和者槃錯勞結欲其解紓言所以處人事之未靖者黷闇汚濁欲其如納言所
以處人言之未順者

○患失乾沒者患失
即論語所謂鄙夫乾
沒出前美張湯傳云
始爲小吏乾沒服處
曰射成敗也如淳曰
豫居物以待之得利
爲乾失利爲沒乾音
于

○音釋云乾沒上音
于史記張湯爲小吏
乾沒註隨勢浮沈也
唐蘇鶚云乾沒與陸
沈同義

○詩邪風破斧篇云
既破我斧又缺我斨
言周公東征誅戮兵
器墜壞之時也

造德不降我則鳴鳥不聞矧曰其有能格小

且自謙之稱也浮水曰游周公言承文武之
業懼不克濟若浮大川罔知津涯豈能獨濟
哉予往與汝召公其共濟可也小子成王也
成王幼沖雖已即位與未即位同誕大也大
無我責上疑有缺文收罔勗不及未詳者造
德不降言召公去則考老成人之德不下於
民在郊之鳳將不復得聞其鳴矣况敢言進
此而有感格乎是時周方隆盛鳴鳳在郊卷
阿鳴于高岡者乃詠
其實故周公云爾也

△公曰嗚呼君肆其監于茲我受命無疆惟
休亦大惟艱告君乃猷裕我不以後人迷

猷謀也茲指上文所言周公歎息欲召公大
監視上文所陳也我文武受命固有無疆之
美矣然迹其積累締造蓋亦艱難之大者不
可不相與竭力保守之也告君謀所以寬裕
之道勿狹隘求去我不欲後人迷惑而失道
也○呂氏曰大臣之位百責所萃震撼擊撞
欲其鎮定辛甘燥濕欲其調齊槃錯勞結欲
其解紓黷闇汚濁欲其如納自非曠度洪量
與夫患失乾沒者未嘗無翩然捨去之意况
召公親遭大變破斧缺斨之時屈折調護心
勞力瘁又非平時大臣之比顧以成王未親
政不敢乞身爾一旦政柄有歸浩然去志固
人情之所必至然思文武王業之艱難念成
王守成之無助則召公義未可去也今乃汲
汲然求去之不暇其迫切已甚矣蓋謀所以
寬裕之道圖功攸終展布四體爲久大規模

○詩邪風破斧篇云
既破我斧又缺我斨
言周公東征誅戮兵
器墜壞之時也

使君德開明未可捨去而聽後人之迷惑也。

音釋云乘平聲

△公曰前人敷乃心乃悉命汝作汝民極曰汝明勛偶王在曾乘茲大命惟文王德丕承無疆之恤偶配也蘇氏曰周公與召公同受敷乃心腹以命汝召公位三公以為民極且曰汝當明勉輔孺子如耕之有偶也在於相信如車之有馭也并力一心以載天命念文考之舊德以丕承無疆之憂武王之言如此而可以去乎。

△公曰君告汝朕允保奭其汝克敬以予監

音釋云監音鑿長去聲否部鄙反

于殷喪大否肆念我天威大否大亂也告汝而名之言汝能敬以我所言監視殷之喪亡大亂可不大大念我天威之可畏乎

△予不允惟若茲誥予惟曰襄我二人汝有合哉言曰在時二人天休滋至惟時二人弗

戡其汝克敬德明我俊民在讓後人于不時

音釋云勝平聲下同復扶又反

戡勝也戡堪古通用周公言我不信於人而若此告語乎予惟曰王業之成在我與汝而已汝聞我言而有合哉亦曰在是二人但天休滋至惟是我二人將不戡勝汝若以盈滿為懼則當能自敬德益加寅畏明揚俊民布列庶位以盡大臣之職業以答滋至之天休

音釋云

△周易云肥遯遯卦
上九爻辭也程子曰
肥者克大寬裕之意
遯者飄然遠逝無所
係滯之爲

△音釋云說音悅

母徒惴惴而欲去爲也他日在汝推遯後人
于大盛之時超然肥遯誰復
汝禁今豈汝離位之時乎

△嗚呼篤棊時一人我式克至于今日休我

咸成文王功于不怠不冒海隅出日罔不率

俾周公復歎息言篤於輔君者是我一人我
用能至于今日休盛然我欲與召公共成
文王功業于不怠大覆冒斯民使海隅日出
之地無不臣服然後可也周都西土去東爲
遠故以日出言吳氏曰周公未嘗有其功以
其留召公故言之蓋敘其所已然而
勉其所未至亦人所說而從者也

△公曰君子不惠若茲多誥予惟用閔于天

△音釋云不順程伯圭曰不惠猶自稱不敬不侮也復音福

○韓文十四諫臣論

云禹適家門不入孔
席不暇暖而墨突不
得黔彼一聖一賢者
豈不知自安佚之爲
樂哉誠畏天命而悲
人窮也

△音釋云洽平邑

越民周公言我不順於理而若茲諄復之多
無賴也韓子言畏天命而悲人窮亦此意前
言若茲誥故此言若茲多誥周公
之告召公其言語之際亦可悲矣

△公曰嗚呼君惟乃知民德亦罔不能厥初

惟其終祗若茲往敬用治上章言天命民心

本也故卒章專言民德以終之周公歎息謂
召公踐歷諳練之久惟汝知民之德民德謂
民心之嚮順亦罔不能其初今日固罔尤違
矣當思其終則民之難保者尤可畏也其祗
順此誥往敬用治不可忽也此召公已留周
公飭遣就職之辭厥後召公既相或王又相
康王再世猶未釋其政有味於周公之言也夫

△旁通云此篇次叙
當在洛誥之前蓋以
事在周公攝政七年
之中末在留洛七年
之內也

蔡仲之命

蔡國名仲字蔡叔之子也
叔沒周公以仲賢命諸成

王復封之蔡此其誥命之詞也今文
無古文有○按此篇

次敘當在洛誥之前

惟周公位冢宰正百工群叔流言乃致辟管

叔于商囚蔡叔于郭鄰以車七乘降霍叔于

庶人三年不齒蔡仲克庸祗德周公以為卿

士叔卒乃命諸王邦之蔡周公位冢宰正百工武王崩時也郭

鄰孔氏曰中國之外地名蘇氏曰郭號也周
禮六遂遂五家為鄰管霍國名武王崩成王幼
周公居冢宰百官總已以聽者古今之通道

△旁通云知非魯國
之卿以左傳定四年
云蔡仲改行率德周
公舉之以為已卿工
周公未嘗居魯既曰
已卿士是圻內之卿
士也孟仲二卿猶言
上下二卿皆命於其
君周公以仲為已卿
士則是自命之卿也

也當是時三叔以主甥國疑乘商人之不靖
謂可惑以非義遂相與流言倡亂以搆之是
豈周公一身之利害乃欲傾覆社稷塗炭生
靈天討所加非周公所得已也故致辟管叔
于商致辟云者誅戮之也囚蔡叔于郭鄰以
車七乘囚云者制其出入而猶從以七乘之
車也降霍叔于庶人三年不齒三年之後方
齒錄以復其國也三叔刑罰之輕重因其罪
之大小而已仲叔之子克常敬德周公以為
卿士叔卒乃命之成王而封之蔡也周公留
佐成王食邑於圻內圻內諸侯孟仲二卿故
周公用仲為卿非魯之卿也蔡左傳在淮汝
之間仲不別封而命邦之蔡者所以不絕叔
於蔡也封仲以他國則絕叔於蔡矣呂氏曰
象欲殺舜舜在側微其害止於一身故舜得
遂其反愛之心周公之位則繫于天下國家

○詩所謂攝政 邠
風七月之詩也
○荀子第四儒效篇
云武王崩成王幼周
公屏成王而及武王
以屬天下惡天下之
倍周也履天下之籍
聽天下之斷偃然如
固有之而天下不稱
貪焉

雖欲遂友愛於三叔不可得也舜與周公易
地皆然史臣先書惟周公位冢宰正百工而
繼以群叔流言所以結正三叔之罪也後言
蔡仲克庸祇德周公以為卿士叔卒即命之
王以為諸侯以見周公感然於三叔之刑幸
仲克庸祇德則亟擢用分封之也吳氏曰此
所謂冢宰正百工與詩所謂攝政皆在成王
諒闇之時非以幼沖而攝而其攝也不過位
冢宰之位而已亦非如荀卿所謂攝天子位
之事也三年之喪二十五月而畢方其畢時
周公固未嘗攝亦非有七年而後還政之事
也百官總已以聽冢宰未知其所從始如殷
之高宗已然不特周公行之
此皆論周公者所當先知也

△王若曰小子胡惟爾率德改行克慎厥猷

肆予命爾侯于東土往即乃封敬哉
胡仲名言

仲循祖文王之德改父蔡叔之行能謹其道
故我命汝為侯於東土往就汝所封之國其
敬之哉呂氏曰敬哉者欲其無失此心
也命書之辭雖稱成王實周公之意

△爾尚蓋前人之愆惟忠惟孝爾乃邁迹自
身克勤無怠以垂憲乃後率乃祖文王之彝

訓無若爾考之違王命
蔡叔之罪在於不忠不孝故仲能掩前人之愆者惟在於忠孝而已叔違王命仲無所因故曰邁迹自身克勤無怠所謂自身也垂憲乃後所謂邁迹也率乃祖文王之彝訓無若爾考之違王命上文所謂率德改行也

△音釋云無與毋通

○荀子第四儒效篇云武王崩成王幼周公屏成王而及武王以屬天下惡天下之倍周也履天下之籍聽天下之斷偃然如固有之而天下不稱貪焉

△音釋云洽去色

○旁通云伊尹曰克敬曰有仁曰克誠此語深且詳矣此以惟德惟惠言之則所包者廣不如敬仁誠分別之切蔡氏所謂淺也蓋太甲敗度敗禮之餘仲則過述自身彼則以臣而告君此則以上而訓下故其深淺詳畧之不同如此

△皇天無親惟德是輔民心無常惟惠之懷

為善不同同歸于治為惡不同同歸于亂爾

其戒哉此章與伊尹申誥太甲之言相類而有深淺不同者太甲蔡仲之有間也善固不一端而無不可行之善惡亦不

一端而無可為之惡爾其可不戒之哉

△慎厥初惟厥終終以不困不惟厥終終以

困窮惟思也窮困之極也思其終者所以謹其初也

△懋乃攸績睦乃四鄰以蕃王室以和兄弟

康濟小民勉汝所立之功親汝四鄰之國蕃屏王家和協同姓康濟小民五者

諸侯職之所當盡也

△率自中無作聰明亂舊章詳乃視聽罔以

側言改厥度則予一人汝嘉率循也無非心之理而無過不及之差者也舊章者先王之

成法厥度者吾身之法度皆中之所出者作

聰明則喜怒好惡皆出於私而非中矣其能

不亂先主之舊章乎戒其本於己者然也側

言一偏之言也視聽不審惑於一偏之說則

非中矣其能不改吾身之法度乎戒其徇於

人者然也仲能戒是則我一人汝嘉矣呂氏

曰作聰明者非天之聰明特沾沾小智耳作

與不作而天人判焉

△旁通云中者本所以狀性之德今經言率自中是循而由之之義故直以心之理訓之若論其未發則在中之中無所偏倚是為天下之大本及其既發而時中然後見其無過無不及也所謂天下之達道也

○音釋云治之廉的恊二反輕薄貌

△音釋云無與毋通

△王曰嗚呼小子胡汝往哉無荒棄朕命就國戒其毋廢棄我命汝所言也

就國戒其毋廢棄我命汝所言也

多方

成王即政奄與淮夷又叛成王滅奄歸作此篇按費誓言但茲

淮夷徐戎並興即其事也疑當時扇亂不特般人如徐戎淮夷四方容或有之故及多方亦誥體也今文古文皆有○蘇氏曰太誥康誥酒誥梓材召誥洛誥多方八篇雖所誥不一然大略以殷人心不服周而作也予讀泰誓武成常怪周取殷之易及讀此八篇又怪周安殷之難也多方所誥不止般人乃及四方之士是紛紛焉不心服者非獨般人也予乃今

△音釋云西漢之末王莽篡位公孫述據成都隗囂據天水光武以漢宗室起兵南陽破非兵海內豪傑響應皆殺莽收守用漢年號旬月徧天下更始殺王莽光武破隗囂擊殺公孫述天下復為漢者二百年

○漢書云居屋上建雉水也雉盛水瓶也居高而能瓶水言其也

○音釋云瓶侯音武夫石次玉也建雉音蹇蹇建覆也雉盛水瓶字見漢高祖紀

知湯已下七王之德深矣方殷之虐人如在膏火中歸周如流不暇念先王之德及天下粗定人自膏火中出即念殷先王如父母難以武王周公之聖相繼撫之而莫能禦也夫以西漢道德比之殷猶瓶侯之與美玉然王莽公孫述隗囂之流終不能使人忘漢光武成功若建雉然使周無周公則亦殆矣此周公之所以畏而不敢去也

惟五月丁亥王來自奄至于宗周

成王即政

奄又叛成王征滅之杜預云奄不知所在宗周鎬京也呂氏曰王者定都天下之所宗也東遷之後定都于洛則洛亦謂之宗周衛孔悝之鼎銘曰隨難于漢陽即宮于宗周是時

△音通云奄不知所在解在多士蒙宇記在曲阜縣奄中古奄國也○衛孔悝之鼎銘見祭統孔悝衛莊公嗣

贖時大夫也鄭註云
周既去鎬京猶名王
城為宗周也

鎬已封秦宗周蓋指洛也然則宗
周初無定名隨王之所都而名耳

△音釋云應平邑

△周公曰王若曰猷告爾四國多方惟爾殷
侯尹民我惟大降爾命爾罔不知曰周公曰先
而復曰王若曰何也明周公傳王命而非周
公之命也周公之命諸終於此篇故發例於
此以見大誥諸篇凡稱王曰者無非周公傳
成王之命也成王滅奄之後告諭四國殷民
而因以曉天下也所主殷民故又專提殷侯
之正民者告之言殷民罪應誅戮我大降有
爾命爾宜無不知也

△洪惟圖天之命弗求寅念于祀圖謀也言
商奄大惟

私意圖謀天命自底滅亡不深長敬念以保
其祭祀呂氏曰天命可受而不可圖圖則不
謀之私而非天命之公矣此蓋深示以天命
不可妄干乃多方一篇之綱領也下文引
夏商所以失天命受天命者以明示之

△惟帝降格于夏有夏誕厥逸不肯感言于
民乃大淫昏不克終日勸于帝之迪乃爾攸

聞言帝降災異以譴告桀桀不知戒懼乃大
肆逸豫憂民之言尚不肯出諸口况望其
有憂民之實乎勸勉也迪啓迪也視聽動息
日用之間洋洋乎皆上帝所以啓進開導斯
人者桀乃大肆淫昏終日之間不能少勉於
是天理或幾乎息矣况望有惠迪而不違乎
此乃爾之所聞欲其因桀而知紂也厥逸與

乃大降四罰崇亂有夏
望且天降四罰也上有帝之
命以可見崇亂以為崇降
威虐于民殆不穩
甲申六月念四辰細雨蕭々

△多士篇云上帝引
逸有夏不遠逸則惟
帝降格云

△音釋云麗鄰知反
又即詩及附者也後
厥麗同叨他力反慎
故利反

○周易離卦彖辭云
離麗也日月麗乎天
百穀草木麗乎土

多士引逸不同者猶亂之為亂為治耳逸豫
以民言淫昏以帝言各以其
其義也此章上疑有缺文

△歟圖帝之命不克開于民之麗乃大降罰

崇亂有夏因甲于內亂不克靈承于旅罔丕

惟進之恭洪舒于民亦惟有夏之民叨愆日

欽劓割夏邑叨他力反慎陟利反。此章文
謂民之所依以生者也依於土依於衣食之
類甲始也言桀矯誣上天圖度帝命不能開
民衣食之原於民依恃以生者皆抑塞遏
絕之猶乃大降威虐于民以增亂其國其所
因則始于內變蠱其心敗其家不能善承其

衆不能大進於恭而大寬裕其民亦惟夏邑
之民貪叨忿憤者則日欽崇
而尊用之以戕害於其國也

△天惟時求民主乃大降顯休命于成湯刑
殄有夏言天惟是為民求主耳桀既不能為
為民主而伐夏殄滅之也。呂氏曰曰求曰
降豈真有求之降之若哉天下無統渙散漫
流勢不得不歸其所聚而湯之德乃所謂
顯休命之實。衆離而聚之者也民不得不
聚於湯湯不得不受斯民之聚是豈人為之
私哉故曰天求
之天降之也

△音釋云是為去邑
餘重如字漢附亂反

△惟天不界純乃惟以爾多方之義民不克

之天降之也

求于多享惟夏之恭多士夫不克明保享于
 民乃胥惟虐于民至于百為夫不克開純大也義
 民賢者也言天不與桀者夫乃以爾多方賢
 者不克求于多享以至于一亡也言桀於義民
 不能用其所敬之多士率皆不義之民上文
 所謂叨憤且斂者同惡相濟夫不能明保享
 于民乃相與播虐于民民無所措其手足凡
 百所為無一能達上文所謂不克開于民之
 麗者政暴民窮所以速其亡也此雖指桀多
 士爾殷侯尹民當速事討者寧不惕然內愧乎
 △乃惟成湯克以爾多方簡代夏作民主簡也民擇湯而歸之

△孟子離婁上皆何云
 君仁莫不仁君義莫
 不義云

△音釋云要平邑說
 見康誥篇

△慎厥麗乃勸厥民刑用勸湯深謹其所衣
 民皆儀刑而用勸勉也人君之於天下仁而
 已矣仁者君之所依也君仁則莫不仁矣
 △以至於帝乙罔不明德慎罰亦克用勸明德
 則民愛慕之謹罰則民畏服之自成湯至于
 帝乙雖歷世不同而皆知明其德謹其罰故
 亦能用以勸勉其民也明德謹罰所以謹
 厥麗也明德仁之本也謹罰仁之政也
 △要囚殄戮多罪亦克用勸開釋無辜亦克
 用勸德明之而已罰有辨焉有宥焉故再言
 能用以勸勉言辟與宥
 皆足以使人勉於善也

△音釋云操會力反
全音拾幾音機

△今至于爾辟弗克以爾多方享天之命呂氏

曰爾辟謂紂也商先哲王世傳家法積累維持如此今且至于汝君乃以爾全盛之多方不克坐享天命而亡之是誠可閔也天命至公操則存舍則亡以商先王之多基圖之大紂曾不得席其餘蔭其亡忽焉危微操舍之幾周公所以示天下深矣豈徒曰慰解之而已哉

△嗚呼王若曰誥告爾多方非天庸釋有夏

非天庸釋有殷先言嗚呼而後言王若曰者唐孔氏曰周公先自歎息而後稱王命以誥之也庸用也有心之謂釋去乏也上文言夏殷之亡因言非天有心於去夏亦非天有心於去殷下文遂言乃惟紂紂

△音釋云復音福

自取亡滅也○呂氏曰周公先自歎息而始宣布成王之誥告以見周公未嘗稱王也又此篇之始周公曰王若曰復語相承書無此體也至於此章先嗚呼而後王若曰書亦無此體也周公居聖人之變史官後憂來世傳疑襲誤蓋有竊之為口實矣故於周公誥命終篇發新例二著周公實未嘗稱王所以別嫌明微而謹萬世之防也

△乃惟爾辟以爾多方大淫圖天之命肩有

辭紂以多方之富大肆淫泆圖度天命肩有辭與多士言桀大淫泆有辭義同殷之亡非自取乎以下一章推之此章之上當有闕文

△乃惟有夏圖厥政不集于享天降時喪有

△音釋云夜去音下
章同間去音

邦聞之集萃也。享享邦之享。祭圖其政。不集于享。而集于亡。故天降是喪。亂而俾有殷代之夏之亡。非自取乎。

△乃惟爾商後王逸厥逸圖厥政不蠲水天

惟降時喪蠲潔承進也。紂以逸居逸淫。洎無進而怠惰。天以是降喪亡于殷。殷之亡非自取乎。此上一節皆應上文非天庸釋之語。

△惟聖罔念作狂惟狂克念作聖天惟五年

須臾之子孫誕作民主罔可念聽聖通明之罔念則為狂矣。愚而能念則為聖矣。紂雖昏愚亦有可改過遷善之理。故天又未忍遽絕

之猶五年之久須待暇寬於紂覲其克念人為民主而紂無可念可聽者五年必有指實而言孔氏牽合歲月者非是或曰狂而克念則果可為聖乎曰聖固未易為也狂而克念則作聖之功知所向方太甲其庶幾矣聖而罔念果至於狂乎曰聖固無所謂罔念也禹戒舜曰無若丹朱傲惟慢遊是好一念之差雖未至於狂而狂之理亦在是矣此人心惟危聖人拳拳告戒豈無意哉

△天惟求爾多方大動以威開厥顧天惟爾多方罔堪顧之紂既罔可念聽天於是求民多方罔堪顧之主於爾多方大警動以授祥譴告之威以開發其能受眷顧之命者而爾多方之衆皆不足以堪眷顧之命也

△音釋云覲音覲也合音閭又如字

鄭曰文王受命八年至三斗是須臾五年之事也

後案曰文王受命七年而前八年為武王即位之年不改元漢文王之年

教之政解五年從八年教起至七年正月為市五年

△音釋云覲子鳩反音與浸同左傳云吾

見赤黑之覆註妖氣也顏師古云陰陽氣

相浸漸以成災祥

△太雅烝民之詩解

○旁通云神天之生
東齋陳氏曰可為神
與天之主山川宗社
之得其安三光寒暑
之得其序皆人君有
以主之

○同云藝實涉反漢
書云君臣震懼中
自服也

△惟我周王靈承于旅克堪用德惟典神大

天惟式教我用休簡畀殷命尹爾多方典生

也。克堪者能勝之謂也。德輶如毛。尺蠲克舉。之言德舉者莫能勝也。文武善承其衆。克堪用德。是誠可以為神之主矣。故天式教文。武用以休美。簡擇畀付殷命。以正爾多方也。呂氏曰。式教用休者。如之何而教之也。文武既得乎天。天德日新。左右逢原。其思也若或起之。其行也若或翼之。乃天之所以教而用。以昌大休明者也。非諄諄然而教之也。此章深論天下向者天命未定。春求民主之時。能者則得之。孰有過汝者。乃無能當人之春。今天既命我周而定于一矣。爾猶洵洵不靖。欲何為耶。明指天命而警服四海。茲雄之心。



者莫切於此

△今我曷敢多誥我惟大降爾四國民命

我何敢如此多誥我惟大降宥爾四國民命。舉其宥過之因心而責其遷善之實也。

△爾曷不忱裕之于爾多力爾曷不夾介乂

我周王享天之命今爾尚宅爾宅畋爾田爾

曷不惠王熙天之命夾訖洽反。夾輔之

誠信寬裕於爾之多方乎。爾何不夾輔介助我周王享天之命乎。爾之叛亂據法定罪。則瀦其宅收其田可也。今爾猶得居爾宅耕爾田。爾何不順我王室各守爾典以廣天命乎。

○音釋云瀦音諸水
所停也禮記洽其官
而瀦焉註云明其太
逆不欲入復處之

△旁通云賓介之介
相助相助者

此三節責其何不如也

爾乃迫屢不靜爾心未愛爾乃不大宅天

命爾乃屑播天命爾乃自作不典圖忱于正

爾乃屢蹈不靜自取滅爾心其未知所以自愛耶爾乃大不安天命耶爾乃輕棄天命耶爾乃自為不法欲圖見信于正者以為當然耶此四節責其不可如此也

我惟時其教告之我惟時其戰要囚之至

于再至于三乃有不用我降爾命我乃其大

罰殛之非我有周秉德不康寧乃惟爾自速

△音釋云要平聲說見康誥篇蔡傳云戒懼而要囚之則義與康誥傳異矣

△旁通陳氏曰自作不典亂綱常之事苟欲入信以為正蓋四國從殷以求與復自以為正義也
○音釋云屢蹈不靜此章迪屢二字蔡氏從孔傳故與康誥迪屢字同異釋合從前說

我惟是教告而誨諭之我惟是戒懼而要囚之今至于再至于三矣爾不用我降宥爾命而猶狃於叛亂反覆我乃其大罰殛殺之非我有周持德不安靜乃惟爾自為凶逆以速其罪爾

王曰嗚呼猷告爾有方多士暨殷多士今

爾奔走臣我監五祀

爾所以謂之臣我監也言商亡遷洛奔走臣服我監於今五年矣不曰年而曰祀者因商俗而言也又按成周既成而成王即政成王即政而商奄繼叛事皆相因纘二十二年耳今言五祀則商民之遷固在作洛之前矣尤為明驗

越惟有胥伯小大多正爾罔不克臬也周

△旁通云周官多以胥以相以正為名如

政字宮
作正

大者小者象宗伯
官伯宮正酒正之類
有才有者也伯與
正皆長也
○音釋云泉事庚諸
篇蔡傳云泉法也此
乃異釋何耶孔傳云
汝無不能用法

官多以胥以伯以正為名胥伯小大衆多之
政蓋殷多士授職於洛共長治遷民者也其
奔走臣我監亦久矣宜相體悉竭九
其職無或反側偷情而不能事也

△自作不和爾惟和哉爾室不睦爾惟和哉

爾邑克明爾惟克勤乃事心不安靜則身不
和順矣身不安靜

則家不和順矣言爾惟和哉者所以勸勉之
也和其身睦其家而後能協于其邑雖然有
恩以相愛粲然有文以相接爾邑克明始為
不負其職而可謂克勤乃事矣前既戒以罔
不克臬故以克
勤乃事期之也

△爾尚不忘于凶德亦則以穆穆在乃位克

△音釋云頑民周公誥殷民未嘗以頑民稱之至畢命始有之語傳中宜見之
以成周公忠厚之美

閱于乃邑謀介

思畏也穆穆和敬貌頑民誠
可畏矣然如上文所言爾多
士庶幾不至畏思頑民凶德亦則以穆穆和
敬端處爾位以潛消其悍逆悖戾之氣又能
簡閱爾邑之賢者以謀其助則民之頑者且
革而化矣尚何可畏之有哉成王誘掖商士
之善以化服商民之惡其
轉移感動之機微矣哉

△爾乃自時洛邑尚求力畋爾田天惟界矜

爾我有周惟其大介賚爾迪簡在王庭尚爾

事有服在大僚爾乃自時洛邑庶幾可以保

予矜憐於爾我有周亦將天介助賚錫於爾
啓迪簡拔置之王朝矣其庶幾勉爾之事有

△音釋云予音與朝
馳遙反

ニナリ
ニナリ
ニナリ

△音釋云頤普禾反
遠如字探他含反離
去聲又平聲

服在大僚不難至也。多士篇商民嘗以夏迪
簡在王庭有服在百僚為
言故此因以勸勵之也。

△王曰嗚呼多士爾不克勸忱我命爾亦則
惟不克享凡民惟曰不享爾乃惟逸惟頌大
遠王命則惟爾多方探天之威我則致天之
罰離逃爾士誥告將終乃歎息言爾多士如
不能相勸信我之誥命爾亦則
惟不能享上凡爾之民亦惟曰上不必享矣
爾乃放逸頌備大違我命則惟爾多士自取
天威我亦致天之罰播流蕩析俾爾離遠爾
士矣爾雖欲宅爾宅畋爾田尚可得哉多方
疑當作多士上章既勸之以休此章則董之

以威商民不惟有所慕而不敢
違越且有所畏而不敢違越矣。

△王曰我不惟多誥我惟祇告爾命我豈止有
哉我惟敬告爾以上
文勸勉之命而已。

△又曰時惟爾初不克敬于和則無我怨與

更始故曰時惟爾初也爾民至此苟又不能
敬于和猶復乖亂則自底誅戮毋我怨尤矣
開其為善禁其為惡周家忠厚之意於是篇
尤為可見○呂氏曰又曰二字所以形容周
公之惓惓斯民會已畢而猶有餘情誥已終
而猶有餘語顧斯之光猶曄然溢於簡冊也

立政吳氏曰此書戒成王以任用賢
才之道而其旨意則又上戒成

△音釋云無與毋通

音釋云長上卷下

王專擇百官有司之長如所謂常伯
常任準人等云者蓋古者外之諸侯
一卿已命於君內之卿大夫則亦自
擇其屬如周公以蔡仲為卿士伯問
謹簡乃僚之類其長既賢則其所舉
用無不賢者矣葛氏曰諾體也今文
古文
皆有

周公若曰拜手稽首告嗣天子王矣用威戒

于主曰王左右常伯常任準人綴衣虎賁周

公曰嗚呼休茲知恤鮮哉綴朱衛下劣二反

公所作而記之者周史也故稱若曰言周公

△旁通云綴衣虎賁
特於侍御僕從中錯
舉二者以見其餘耳
職重者有安危之寄
職親者有深習之核
其繫天下之本也
○同云葛氏曰綴衣周禮司服之類天官有司裘有內司服有縫人春官亦有司服虎賁
周禮之虎賁氏也蔡氏謂執射御者曰虎賁今按夏官虎賁氏掌先後王而趨舍則守王
閉在國則守王宮在大故則守王門無執射御之事又有核賁氏掌執戈盾夾王車而趨

○音釋云堂服器者曰綴衣按顧命傳云綴衣幄帳也周禮幕人掌帷幕幄帳綴之事註
云四物皆以綬連繫焉有聯綴之義豈綴衣即幕人之官乎王臨朝則設之亦小臣之親
近者如後世儀鸞司也若司裘司服皆掌祭祀之禮服王府則掌王之燕衣服也

子王矣羣臣用皆進戒曰王左右之臣有牧
民之長曰常伯有任事之公卿曰常任有守
法之有司曰準人三事之外掌服器者曰綴
衣執射御者曰虎賁皆任用之所當謹者周
公於是歎息言曰美矣此官然知憂恤者鮮
矣言五等官職之美而知憂其得人者少也
吳氏曰綴衣虎賁近臣之長也葛氏曰綴
衣周禮司服之類虎賁周禮之虎賁氏也

△古之人迪惟有夏乃有室大競競後尊上

帝迪知忱恂于九德之行乃敢告教厥后曰
拜手稽首后矣曰宅乃事宅乃牧宅乃準茲
惟后矣謀面用不訓德則乃宅人茲乃三宅

△音釋云復於又反
參差上初聲反下初
宜反要去邑語去邑

無義民恂音荀。古之人有行，此道者，惟有
為事天之實也。迪，知者，蹈知而非苟知也。忱
恂者，誠信而非輕信也。言夏之臣，蹈知誠信
于九德之行，乃敢告教其君。曰：拜手稽首，后
矣云者，致敬以尊其為君之名也。曰：宅乃事
宅，乃牧宅，乃準，茲惟后矣云者，致告以敘其
為君之實也。茲者，此也。言如此而後，可以為
君也。即臯陶與禹言九德之事，謀面者，謀人
之面貌也。言非迪知忱恂于九德之行，而徒
謀之面貌，用以為大順於德，乃宅而任之。如
此，則三宅之人，豈復有賢者乎？蘇氏曰：事則
向所謂常任也。牧，則向所謂常伯也。準，則向
所謂準人也。一篇之中，所論宅、俊、後，參差不
齊。然大要不出是三者。其餘則皆小臣百執
事也。吳氏曰：古者凡以善言語人，皆謂之教。

不必自上教下
而後謂之教也。

△桀德惟乃弗作，往任是惟暴德罔後。夏桀惡德

弗作往昔先主任用二宅而所任者乃惟暴德之人故桀以喪亡無後

△亦越成湯，陟丕釐上帝之耿命，乃用三有

宅，克即宅。曰：三有俊，克即俊。嚴惟丕式，克用

三宅，三俊，其在商邑。用協于厥邑，其在四方。

用丕式見德。亦越者繼前之辭也。耿，光也。湯

昭著於天下所謂陟丕釐上帝之光命也。三宅謂居常伯常任準人之位。俊謂有常

△音釋云見如字

○旁通呂氏曰常伯
等三宅三代之言他
無所見意公卿輔相
之別名歟官有別名
如相曰阿衡保衡三
卿曰圻父農父宏父
此亦三代輔政大臣
別名耳

伯常任準人之才者克即者言湯所用三宅
實能就是位而不曠其職所稱三俊實能就
是德而不浮其名也三俊說者謂他日次補
三宅者誰宅以位言俊以德言意其儲養待
用或如說者所云也惟思式法也湯於三宅
三俊嚴思而不法之故能盡其宅俊之用而
宅者得以效其職俊者得以著其才賢智奮
庸登于至治其在商邑用協于厥邑近者察
之詳其情未易齊畿甸之協則純之至也其
在四方用不式見德遠者及之難其德未易
徧觀法之同則大之至也至純至大治道無
餘蘊矣曰邑曰四方者各極其遠近而言耳

△嗚呼其在受德賢惟羞刑暴德之人同于厥政帝欽罰

△音釋云井牧周禮小司徒井牧其甲野註云井牧者春秋傳所謂井衍沃牧隰臯是也
田制一夫百畝故百畝為夫九夫為井隰臯之地九夫為牧一牧而當一井以田有八易
一易而通率二而當一也什伍周禮士師掌其民人之什伍又族師云五家為比十家
為聯五人為伍十人
為聯以受邦職以役
國事

△音釋云長一邑

○旁通新安陳氏曰
立民長伯當時宅俊
或有世而封為長伯
者愚按康叔為司寇
是宅乃準者封於衛
為孟侯詩序言衛不

之乃呼我有夏式商受命奄甸萬姓啓音敏
反○羞刑進任刑戮者也庶習備諸衆醜者
也言紂德強暴又所與共國者惟羞刑暴德
之諸侯所與共政者惟庶習逸德之臣下上
帝敬致其罰乃使我周有此諸夏用商所受之
命而奄甸萬姓焉甸者井牧其地什伍其民也

△亦越文王武王克知三有宅心灼見三有
俊心以敬事上帝立民長伯三宅三俊文武
心者即所謂迪知忱恂而非謀面也三宅已
授之位故曰克知三俊未任以事故曰灼見
以是敬事上帝則天職修而上有所承以是
立民長伯則體統立而下有所寄人君位天
人之兩間而俯仰無作者以是也夏之尊帝

能修方伯連率之職
是二宅為長伯之證

商之不釐周之敬事其義一也長如王制所謂五國以為屬屬有長伯如王制所謂二百一十國以為州州有伯是也

△立政任人準夫牧作三事言文武立政三事常任也準夫準人也牧常伯也以職言故曰事

△首釋云趣馬掌馬之政趣馬其屬也註云趣馬下土趣養馬者馬七十二疋立趣馬人

△虎賁綴衣趣馬小尹左右攜僕百司庶府此侍御之官也趣馬掌馬之官小尹小官之長攜僕攜持僕御之人百司若司裘司服庶府若內府大府之屬也

○旁通云庶府若內府大府之屬也周官有玉府內府外府泉府天府

△大都小伯藝人表臣百司太史尹伯庶常吉士此都邑之官也呂氏曰大都小伯者謂大都之伯小都之伯也大都言都不言

△旁通云大都之伯小都之伯畿內之都大都為公之采邑小都為卿之采邑藝人者卜祝巫而執技以事上者上如太卜卜師龜人華人蒼人占夢眠視是也祝如太祝喪祝甸祝且祝是也巫如司巫男巫女巫補土是也巫如攻木攻金攻石攻皮攻色制摩搏埴之是也玉制云凡執技以事上者祝史射御醫卜及百士

○王制云太史典禮執簡記春諱惡簡記之書也動則左史書之言則右史書之諱先王名也惡忌日也先王死日及子犯不樂周官云小史詔王之忌諱

伯小伯言伯不言都互見之也藝人者一沈箴匠執技以事上者表臣百司表外也表外之屬所謂裏臣也此百司蓋外百司若外府外司服之屬所謂表臣也太史者史官也尹伯者有司之長如庖人內饗膳夫則是數尹之伯也鍾師尹鍾磬師尹磬太師司樂則是數尹之伯也凡所謂官吏莫不在內外百司之中至於特見其名者則皆有意焉虎賁綴衣趣馬小尹左右攜僕以扈衛親近而見庶府以冗賤人所易忽而見藝人忠心共或與淫巧機詐以蕩上心而見太史以奉諱惡公天下後世之是非而見尹伯以大小相維體統所係而見若大都小伯則分治郊畿不預百司之數者既條陳歷數文武之衆職而總結之曰庶常吉士庶衆也言在文武之廷無非

常德吉一
士也

△旁通云此諸侯之官也。愚按康誥言圻父農父宗文三卿亦與此同。可見此為諸侯官。蓋太國三卿兼攝六事。傳謂名通天子者太國三卿皆命於天子也。

△音釋云蒙北基左傳註梁國蒙縣西北有毫城城中有湯冢穀熟南毫。輿地廣記南京應天府陪都為宋州有穀熟縣即商之南毫。湯所都也。偃師西亳漢志河南郡偃師縣即湯所居毫也。按此乃帝嚳之故都而湯居之故小序云從先王居後盤庚所遷亦此地也。

△司徒司馬司空亞旅。此諸侯之官也。司徒主邦教。司馬主邦政。

△夷微盧丞三毫阪尹。此王官之監於諸侯也。諸侯之官獨舉此者以其各位通於天子歟。毫見史。三毫蒙為北毫。穀熟為南毫。偃師為西毫。丞或以為衆或以為夷名。阪未詳。古者險危之地封疆之守或不以封而使王官治之。參錯於五服之間是之謂尹。地志載王官所治非以此。此特舉其重者耳。自諸侯三卿以降惟列官名而無他語。承上庶常吉士之文以內見外也。夫上自王朝內而都邑外而諸侯遠而夷狄莫不皆得人以為官使何其感歎。

△文王惟克厥宅心乃克立茲常事司牧人以克俊有德。文王惟能其宅心之能者能以克俊有德也。知之至信之篤之謂故能立此常任常伯用能俊有德也不言準人者因上章言文王用人而申克知三有宅心之說故略之也。

△文王罔攸兼于庶言庶獄庶慎惟有司之牧夫是訓用違。庶言號令也。庶獄獄訟也。庶職主者牧夫牧人也。文王不敢下侵庶職惟於有司牧夫訓勅用命及違命者而已。漢孔氏曰。勞於求才逸於任賢。

△庶獄庶慎文王罔敢知于茲。則猶知之特。上言罔攸兼則猶知之特。

申傳曰克宅心者知之極其至也。念謂字信之極其至而精神契合之也。宅心五十七。

牧夫上得人之謂也。

△音釋云見形句反

中時行曰功以除殘去暴為德之功言其
人自其相才足以撥亂又正則為義
德自其相才足以撥亂又正則為義
德自其相才足以撥亂又正則為義
德自其相才足以撥亂又正則為義

不兼其事耳至此罔敢知則若未嘗知其
事蓋信任之益專也上言庶言此不及者
令出於君有不容不知者故也呂氏曰不曰
罔知于茲而曰罔敢知于茲者徒言罔知則
是莊老之無為也惟言罔敢知然後見文王
敬畏思不出位之意毫釐之辨學者宜精察之
△亦越武王率惟救功不敢替厥義德率惟
謀從容德以並受此不不基率循也救功安
天下之功義德
義德之人容德容德之人蓋義德者有撥亂
反正之才容德者有休休樂善之量皆成德
之人也周公上文言武王率循文王之功而
不敢替其所用義德之人率循文王之謀而
不敢違其容德之士意如號叔閔天散宜生
泰顛南宮括之徒所以輔成王業者文用之

中時行曰文則到之字前而後有徐西射
維之字後同言以意大之字

△音釋云相去邑間

中時行曰王字總文武之玉基聲自今以下
別無如文之用

○論語為政篇文

於前武任之於後故周公於君曠言五臣克
昭文王受有武命武王惟茲四人尚迪有禮
正猶此敘文武用人而言並受此不不基也
△嗚呼孺子王矣繼自今我其立政立事準
人牧夫我其克灼知厥若公乃俾亂相我受
民和我庶獄庶慎時則勿有間之我者指王
而言若順
也周公既述文武基業之大歎息而言曰孺
子今既為王矣繼此以往王其於立政立事
準人牧夫之任當能明知其所順順者其心
之安也孔子曰察其所安人焉度哉察其所
順者知人之要也夫既明知其所順果正而
不他然後推心而大委在之使展布四體以
為治相助左右所受之民和諷均齊獄慎之

事而又戒其勿以小人間之使得終始其治此任人之要也民而謂之受者言民者乃受之於天受之於祖宗非成王之所自有也

△音釋云治平色下其傳同

△自一話一言我則未惟成德之彥以又我

受民未終惟思也自一話一言之間我則終思成德之美士以治我所受之民而不

敢斯須忘也

△嗚呼予且已受人之徽言咸告孺子王矣

繼自今文子文孫其勿誤于庶獄庶慎惟正

是又之前所言禹湯文武任人之事無非至美之言我聞之於人者已皆告孺子

王矣文子文孫者成王武王之文子文王之文孫也成王之時法度彰禮樂著守成尚文故曰文誤失也有所兼有所知不付之有司而以已誤之也正猶康誥所謂正人與官正酒正之正指當職者為言不以已誤庶獄庶慎惟當職之人是治之下以文言其勿誤庶獄惟有司之牧夫即此意

△自古商人亦越我周文王立政立事牧夫

準人則克宅之克由繹之茲乃俾又自古及今商人及

我周文王於立政所以用宅之道則克宅之者能得賢者以居其職也克由繹之者能繹用之而盡其才也既能宅其才以安其職又能繹其才以盡其用茲其所以能俾又也歟

△音釋云繹音抽漢谷永傳云繹見繹繹師古云繹讀曰抽繹繹者引其端緒也

△音釋云勸言適勉也相去也

△國則罔有立政用儉人不訓于德是罔顯

在厥世繼自今立政其勿以儉人其惟吉士

用勸相我國家勸音邁○自古為國無有比

之儉者形容其沾沾便捷之狀也儉利小人

不順于德是無能光顯以在厥世王當繼今

以往立政勿用儉利小人其惟用有常吉士

使勉力以輔相我國家也呂氏曰君子陽類

用則升其國於明昌小人陰類用則降其國於晦昧陰陽升降亦各從其類也

△今文子文孫孺子王矣其勿誤于庶獄惟

有司之牧夫始言和我庶獄庶慎時則勿有

惟正是又之至是獨曰其勿誤于庶獄惟有

司之牧夫蓋刑者天下之重事挈其重而獨

舉之使成王尤知刑獄之可畏必專有司牧夫之任而不可以已誤之也

△其克詰爾戎兵以陟禹之迹方行天下至

于海表罔有不服以觀文王之耿光以揚武

王之大力詰治也治爾戎服兵器也嗟升也

四裔也言德威所及無不服也觀見也或光

德也大烈業也於文王稱德於武王稱業各

於其盛者稱之呂氏曰兵刑之大也故武王

庶獄而繼以治兵之戒焉或曰周公之訓罔

其所弊得無啓後世好大喜功之患乎曰周

公詰兵之訓繼勿誤庶獄之後行獄之間尚

大所以守獄故謂

刑之誤況六師萬衆之命其敢不審而
誤舉乎推勿誤庶獄之心而奉克詰戎兵之
戒必非得已不已
而輕用民命者也

△嗚呼繼自今後王立政其惟克用常人周
家後主而戒乏也常人常德之人也畢隆曰
彰厥有常吉哉常人與
吉士同實而異名者也

△周公若曰太史司寇蘇公式敬爾由獄以

長我王國茲式有慎以列用中罰此周公因
言慎罰而

以蘇公敬獄之事也出之太史使其并書以為
後世司獄之式也蘇國名也左傳蘇忿生以
溫為司寇周公告太史以蘇忿生為司寇用

音釋云温邑名蘇公為武王司寇令平聲

△旁通地志云温已
姓蘇忿生所封左傳
語見成公十一年温
今孟州温縣也

能敬其所由之獄培植基本以長我王國
於此取法而有謹焉則能以輕重
條列用其中罰而無過差之患矣



書經卷五終



